



高子遺書卷之十一

墓誌銘

光州學正薛公以身墓誌銘



嗚呼余何忍銘以身耶以身與余同舉進士同出
高邑趙儕鶴先生門兩人相見相笑以爲相遇晚
自是無日不相過從交相勵勉以身古心古貌所
據皆古人準則其識甚敏而本真應物又令人樂
而親之是年余以憂歸以身以言事歸兩家相距
不五十里旬日不見輒相念而以身造余爲多一

蒼頭挾一被一篋至余家不以以身爲客蔬食菜
羹研經訂史未嘗不寤日落月有過相規凡以身
言余有疑其偏者已竟服其義蓋余受以身規恒
十之九○以身受余規恒十之一○有事相辯凡余言
以身至拂然去已復歡然來蓋以身爲余容者恒
十之一○余爲以身容者恒十之九○如是二十四年
如一日也嗚呼已矣○以身不可作矣○余忍爲之銘
耶○以身病余過之自論學憂時外無襍言將瞑命
其孤以墓石屬余嗚呼余又何忍不爲以身銘耶○

以身大文學憲公諱應旂世稱方山先生生景尼
公諱近魯性至孝居方山先生憂而卒遺命歛用
衰經配劉太孺人生子三○以身其仲也諱敷教號
玄臺字以身娠時有青雀入懷之祥生而絕穎少
不好弄五歲卽善屬對十五補諸生海忠介公撫
南都見而亟賞曰生寧獨文人必忠義士當是時
以身慨然以天下自任每從方山先生閱邸報有
不平目眦欲裂先生從旁睨之心獨喜會顧叔時
季時兩先生問業先生呼以身謂曰此東南珍物

天下與道
是一是二

若與締兄弟交已復手一編示曰洙泗以下姚江而上盡是矣於是以身復以道自任戊子舉京兆明年成進士會南御史王公藩臣上疏不白憲長都御史吳悟齋耿楚侗交叅之以身曰是欲爲執政箝天下也上疏爭之畧曰臣無言責性惡權奸頃見左都御史吳時來欲申飭南臺憲規其言專爲定向而發竊以爲遠臣箝口近臣煽威摘祖宗之片詞營狐兔之私窟必欲創一警百讐爲腹心吁亦狡矣掌院者

陛下之掌院言官者

亦

陛下之言官事可風聞聽斯無壅就使藩

臣論列果非定向不宜阻遏節節關白動成掣肘嗣今設有彈劾長官者誰與通之隱機先露則危其身讜議復停則負其志事當密而不密禍且移之國家時來安得視僚友爲重而視陛下爲輕耶如海瑞先朝憲直也房寰醜詆尚自包容定向何人敢妨言路爲時來者不惟不能參駁反爾朋連無論愧古名臣卽回想抗論嚴嵩一疏有覲面已大抵少年厲志多思豎立垂老頽顏輒喪

高子遺書 卷之十一
生平見人覆轍怒髮裂眦戀已浮榮脇肩攘臂何
則道心難固勢利易迷習尚使然也卽二三輔臣
陽托飲醇陰圖登壘邇又故峻諸司共繩庶采九
列之體貌尊而九重之聰明塞矣嗚呼害可
勝道哉伏乞亟下明詔嚴黨邪之禁更易兩都
臺長以清首憲疏奏當路大恚座師潁陽許公至
以貢舉非人自効以身奉旨歸明年庚寅蔣孺
人卒辛卯授經玉隆觀壬辰秋起鳳翔府教授尋
遷國子監助教癸巳入都有竝封三王子詔以

身具疏力諍復貽婁江公書有曰中宮有出而始
重則仁聖之心不安後宮有出而終輕則

慈聖之體亦屈竝封事寢大計難作時考功郎
爲儕鶴趙先生盡黜當路私人內閣張洪陽位與
婁江公合謀借劉黃門道隆論拾遺事奪其官士
論大譁以身與于公孔兼陳公泰來賈公巖顧公
允成張公納陛各具疏謂南星考察京朝官先黜
其姻親都給事王三餘又黜本部尚書孫鑑甥本
部司官呂胤昌而後舉執政所陰庇之臺省表裏

爲奸邪者盡黜之。命下之日舉朝震肅咸謂二
百年未見而一旦奪南星官謝諸黜者何以令天
下於是閣臣益怒盡奪六君子官而以身得光州
學正以身與光州士砥德勵業不啻父兄於子弟
諸生有以口語得罪府椽椽誣生殺人罪郡守以
椽故成其獄以身廉得情白之守守不可以身持
之堅竟得白光人負沉寃者胥之以身以身多全
活之光人謂以身寧獨師保我實父母我也庚子
歸省劉太孺人遂不復之光州癸卯太孺人卒以

身執喪不飲酒食肉服闋遂不食肉甲辰顧涇陽
先生修復東林書院萃同志講學以身喜曰此吾
歸宿地矣自是恒居東林所與知交必勸之講學
曰天生英雋決不欲其斤斤結果自家閨闈檢柙
祇賢落魄爾曰腳跟站定眼界放開靜躁濃淡間
正人鬼分胎處曰道德功名文章氣節自介然無
欲始又曰學苟不窺性靈任是皎皎不汗終歸一
節但世風靡矣不憂著節太奇而憂混同一色托
大道無名以濟其私則中庸之說誣之也平生所

持如此故筮仕以來未嘗受人一餽垢衣糲食以
沒其身嘗有詩曰百年吾取與畱作後人箴又曰
古人持晚節休作等閒看余猶憶始交以身時餽
之食則稍嘗而謝曰不可以此滑吾手及病余餽
藥餌復稍嘗而謝曰行就木矣不敢忘當年矢志
以身於忠孝廉節之死不二其天性也性復至慈
蠕動之物不忍傷害於人油油然雖至俗客不憎
惡獨惡傷害人者尤惡傷害善人者耳目所及盜
賊兇人必使不得虐民後已嘗見一人毀葉參之

以身從稠人中憤然起余力挽之不得自後其人
所在以身必避匿終身不與見至解人之厄揚人
之善常若不及拈筆成詩文率本於情止於禮義
嘗作真正銘曰學尚乎真真則可久學尚乎正正
則可守真而不正所見皆苟正而不真終非已有
君親忠孝兄弟恭友裊身以廉處衆以厚良朋切
劘要於白首鄉里謗怨莫之出口毋謂冥冥內省
滋疚毋謂瑣瑣細行匪偶讀書學道係所稟受精
神有餘窮玄極趣智識寡昧秉拙省咎殊途同歸

勞逸難徂世我用兮不薄五斗世不我用徜徉五
柳無貴無賤無榮無朽殞節逢時今生諒否必真
必正夙所自剖寄語同心各慎厥後以身年五十
九而卒自同好至鄉閭婦豎無不思而痛之嗚呼
此可觀以身之真正矣所著詩文諸集藏於家銘
曰飄乎自樂耶幾春服舞雩之點凜乎自持耶則
蓬門委巷之思渾乎同羣耶幾油油與偕之惠子
乎獨往耶則望望去之之夷夫固不敢謂其卽點
也思也惠也夷也夫安得謂其非狂也狷也清也

和也。猗與斯人。蕩滌汚世。砥柱流俗。是之謂忠信。
廉潔爲聖人所思。世人所師。

職方劉靜之先生墓誌銘

孔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故曰隱
居以求其志曾皙季路顏淵之徒侍側曰盍各言
爾志如或知爾以此往矣孟氏亦曰士之事在尚
志故士平居辨途慎術擇乎中庸蓋兢兢毫釐于
里云及乎得善固執之死矢靡他焉卽功業文章
不少槩見于天下天下信之如星辰之灾祥著龜

之凶吉以其身卜世之安危豈非篤仁義誠之不
可掩者哉萬曆壬子五月七日劉靜之卒于家靜
之官未列大夫年不及強仕海內士咨嗟痛悼以
爲國家失其柱石人倫失其冠冕如可贖者人百
其身矣此何以故嗟乎此所謂誠不可掩者也靜
之名永澄別號練江靜之其字也世爲揚之寶應
人大父德齋公曰憲父春宇公曰繼善司訓鎮江
母曰王氏靜之生有至性八歲誦文信國正氣歌
衣帶贊卽立信國位朝夕謁拜人以此見其志矣

十四補諸生十九舉賢書同年中召靜之飲酒有
媾佐觴靜之卽謝不往二十而娶家貧不能具新
衣王孺人力經營之靜之曰休矣吾意中自新不
必衣也戊戌下第築土室自鍵并晝夜讀又善病
室中書籤藥裹外無一長物辛丑成進士選讀中
秘書爲有力者所奪人爲不平靜之無幾微見顏
色以善病告授順天教授慨然曰師失其道久矣
進諸生相期勉以聖人之學嚴程課飭行簡伸寬
抑懲汗濁審勤惰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羔雉之贄

不及于門北方學者稱淮南夫子而靜之益考求
國家典章名臣言行六曹之職九邊之要兵農
錢穀之數矻矻如居士室時已遷國子學正權要
爲子弟居閒一切格不行會雷震郊壇有詔令禮
部具修省事靜之曰災異求直言自漢唐宋及我
祖宗未有改也徃萬安劉吉時惡人言災異
鄒汝愚一疏炳烈千古者一切報罷塞諤諤之
門務容容之福傳之史冊尚謂朝廷有人乎當
事者爲靜之座師亟言之不省亡何楚宗獄妖書

獄及京察事繼起靜之具疏陳得失而司訓公適
至京不果上靜之作甲乙襍志郎中襍記又爲歸
德相國所器重咨對出處之道時人愈側目滿三
載不遷靜之曰昔陽城爲國子師斥諸生三年不
省親者京兆李諤久不歸省李皋謂無親之子不
可與事君吾歸矣遂歸杜門讀書三年而司訓公
王孺人俱未艾徒飯會皇太后覃恩人謂靜
之奈何不以一命賁兩尊人靜之乃至京候命而
王孺人訃矣靜之力行喪禮墨面柴骨三年苦塊

外寢壬子春補職方主事未赴卒靜之質甚弱獨
目炯炯然英采逼人善談論其于古今治亂人才
短長如指之掌嘗曰某當某時有某事惜放過彼
寧知千載而下有劉靜之者指其空缺處然吾輩
在今日寧知千載而下無劉靜之者指其空缺處
乎而靜之內行純備孝事其父母及大父母訓迪
子弟出于至誠每謂子弟不類非盡子弟過父兄
鑪錘不具火力不足不能使入鎔鑄中也常書薛
西原語于座右云雖小事不可爲人囑托自損廉

心故竿牘不及郡邑大夫至伸人冤抑援人疾苦
不啻若身受毒螫者以呼吸間去之爲快靜之卽
尸居夔伏乎其神常周六合以內于世道民生所
關下至夷虜情僞江海盜賊咨諏詢度無不得其
要領世固不乏修身潔行士也然徃徃飭治象貌
不爲世訾詬而已至神理血脈與斯人之徒通洽
無二者視靜之何如哉靜之官不過七品其志以
爲天下事莫非吾事若何而聖賢吾君若何而聖
賢吾相若何而聖賢吾百司庶職斯道一日行于

天下卽死可不恨生不過三十年其志以爲千古事莫非吾事生前吾者若何揚揭之生當吾者若何左右之生後吾者若何矜式之斯道一日不明于天下卽死有餘責其所謂道何道也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使天下曉然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天理民彝自不容已匪是者卽入無父無君之途下弑父弑君之種衰世此道不明務黨人之媮樂誤皇輿之敗績蓋千古一轍也故靜之註離騷于此三致意焉推此志也百世以俟聖人可矣靜之

得年三十有七配韓孺人弟永沁子心學山陰劉起東按國論私謚曰貞脩先生長洲文文起撫遺事爲貞脩狀攀龍知靜之淡矣得文起爲誌其大者人言靜之成進士三年郡學三年國學三年洗沐三年宅憂世曾不能用其萬分之一余謂靜之所爲靜之不以用不用也銘曰自昔聖賢與時衰盛盛時所駕衰世所屏浩蕩乾坤不容何病川泳巖遊理情繕性明吾之是不與世競吁嗟靜之天之所命憫此道微以是亂正俾示正見爲千秋

高子遺事 卷之十一
鏡世所取正是謂爲政有如不信上視孔孟

孝廉陳賁聞墓誌銘

昔屈子作遠遊其言皆黃老最上乘語後世道家
旁流末緒無近其髣髴者夫屈子欲長年何以自
沉屈子古今媿脩人也欲得年以畢其志而不勝
濁世之憤以爲俟河之清不若沉河而死耳嗟乎
媿脩之士志古今之大業豈不以年哉武塘陳賁
聞可痛也賁聞異才其嗜書異於人嗜書而妙悟
異於人嗜書而嗜騷賦異於人爲人敦倫好善恬

懷雅度所居左右圖書數千卷掃室焚香穆然有
深沉之思幼受經於吳子徃子徃丰神凝遠賁聞
自幸得師與其弟幾亭潛心制義賁聞舉戊午浙
闈第一人幾亭亦舉辛酉初賁聞罷南宮試歸益
發所藏書讀之於騷賦益工自謂儒者繼統前聖
開示來茲必本於六經階於濂洛關閩翼以諸史
百家然而心不擷其精華身不繇其矩度徒以追
時好取世資使廉恥喪風俗地是經史爲盜噐也
此無他欲蔽之賁聞之學務在洗滌嗜慾辨晰取

與期不疚於衾影而悲今思古之懷率發之於騷
謂夫賦者追踵風雅之六義振起漢魏之五言叶
幽人之鬱思貞志士之極念太和乖而變風作宇
宙中所以宣洩其不平之情而歸之禮義者必繇
焉而鬪浮靡者失之遠矣賁聞諸賦卽擬古外皆
有慨於中有裨於世而詞家之徒以文詞已者賁
聞弗貴也賁聞年三十有八遽得疾而殆疾且殆
爲文自祭文具集中當世傳誦之嗟乎使賁聞而
得年必入聖賢之奧必見豪傑之業其賦雖已名

家必篇什富而成一代之奇故曰矯修之士志古
今之大業必以年也惜哉天下之士文勝者多浮
動躁擾而虧其質質勝者多沉潛木訥而虧于文
賁聞何闇然也而文采流露爾爾天之賦賁聞厚
矣獨不賦之年竟其所詣何耶夫子曰君子疾沒
世而名不稱四五十而無聞不足畏矣世之才
人無聞不稱者豈少哉賁聞年未四十赫然以文
采稱以質行稱嗣業靈均不同靈均之坎壈壻死
賁聞沒而事有爲靈均所羨悲者雖不得賁聞之

感吾兄亦
先生自感
千秋萬年
誰不霑襟

賦一吐其胸中之奇而賁聞得以從容長逝無靈
均徃日回風之痛其亦幸矣又長年者之不若而
屈子不屑修王喬不死之道者也悲夫賁聞諱山
毓父穎亭公于王官福建按察使所至有惠政及
民配宜人盛氏生二子賁聞其伯也銘曰世之人
誰不讀書世之人誰能讀書子獨閉戶擁書悲愉
痾癢一切忘之於書戒所戒於書勉所勉於書不
知天壤之間更有何樂可代吾書天下之書安得
更遇子之於書吾悲子之逝也而且悲子之書

文學秦彥熙墓誌銘

夫人子弟樂與善人居必善人也吾嘗以此驗人
百不失一近世名家子吾得一人焉曰秦彥熙其
所延于家北面嚴事者爲吾師澄泉茹先生吾同
年葉參之吾友歸季思吳子徃四君子凜凜法度
他子弟窺影匿避彥熙獨山岳崇之芝蘭親之非
見善不及者哉季思子徃至余水居彥熙亦時時
來靜坐一日問心余曰子以何者爲心曰方寸是
也余曰未也特其位耳曰思慮者是也曰未也特

其用耳曰舍是尚有心乎余曰子以眼前虛空者何物曰虛空則無物矣曰何者爲天曰穹然上覆余曰皆非也無之而非天無之而非心人心湛然無欲一腔六合一物也彥熙躍躍喜曰久矣哉欲封之矣一日問脩余曰人心之迷常在至近如子之族大族也飢者寒者日常吾前而漠然視之是其心稿而不生又何言脩彥熙又躍躍喜曰念之素矣嘗欲祠吾宗雙孝子以南畝三百周近宗之困者而未逮也凡彥熙之可與語類如此其人孝

悌人也事所後母談孺人所生母吳孺人交盡其力吳孺人嗜芡孺人亡終身不忍食與兄震玉公弟華玉公自飲食至產殖必共必均事必身先之誠心闡脩於家庭至和溢發於眉宇秦氏世敦孝友彥熙真不愧其先矣自奉甚朴食不求珍衣不重綺每冬寒歲饑粥餒者絮凍者篲殍者以爲常吾嘗謂彥熙之可使爲善如取火之不可於方諸取水之不可於陽燧可使就善人如耳入師曠之音口入易牙之味不可使就不善人如刺之不容

于目如臭之不容于鼻蓋其性然也萬曆丁未十一月廿二日余居水居彥熙令人逆余歸至則一息如縷令諸子拜床下張目視余端坐舉手而瞑嗚呼若彥熙者全歸矣又何憾焉彥熙字也名爾載別號水菴彥熙沒記其大及所嘗與語者如此銘曰已乎彥熙使其達耶登賢選良翼吉人乎翔翔卽其窮耶載詠載觴借幽人乎徜徉孝悌可植家人之坊慈惠足貽宗人之康天獨不令其年之長已乎彥熙湖山蒼蒼湖水洋洋大蓋爲字大塊

爲床三十三年旅寓者暫億萬斯年不完者常

文學景耀唐公墓誌銘

吾嘗讀旌陽許仙書見其所云中黃者人身膈膜也隔下體穢濁之氣不得上薰心府天地亦然凡不忠不孝下民怨怒之氣上至中黃其氣復下爲水旱疾疫各以類應惟忠孝之氣直上清虛如矢中的于是始知古忠臣孝子與造化呼吸應感者殆以是也然孝悌之家其子孫徃徃有孝弟者與其前人若合符節相觀而善與抑一氣使然與噫

是何神也吾見唐于震家蓋三世孝弟矣公之父
曰耀坡翁母曰黃孺人耀坡翁與黃孺人事其二
尊人惠坡翁陳孺人也一取諸脯脩女紅二尊人
怡怡于甘鮮輕煖中若不知寒儒儉婦之辦于脯
脩女紅者有疾輒夜不交睫旬不解帶一時士君
子稱事親之能自致者必曰耀坡翁夫婦耀坡翁
欲青衿以慰二尊人而數甚奇雖至白首有勸其
棄舉子業者必怒斥之曰一諸生何益吾毛髮事
吾奉吾親教沒身而已于震爲人言未嘗不泣數

行下也至于震青其衿矣復數奇以大病後應舉
使者試而黜將天之不與善人與非也于震之可
貴者不在此于震之事其二尊人也一如耀坡翁
之事其尊人也耀坡翁歿于震三年不嘗酒肉黃
孺人病于震偕其弟傲吾君露臥床下蚊班如綉
旦暮搏顙顙天祈減算益親凡四閱月兩膝腫裂
外父王敬存翁之不得養于其子于震曰於我乎
養敬存翁病脾于震與其婦及其子執持浣洗經
歲不替歛于室喪于堂迄于窆安若翁之無家者

于震卽甚貧有稱貸必以期償之嘗戒其子曰財
從才從貝人之有才者壞于貝十九是士人立脚
處也生平好善疾惡未嘗毀一善人譽一不善人
見有毀善譽惡者拂袖而起不忍聞也其篤至如
此嗚呼世之愈下也士不以行舉顧未嘗不以行
貴吾見重于震之品者若麟鳳然重于震之言者
若鼎呂然哀于震之亡者若骨肉然三事九列之
不能得諸人者于震得之故曰于震之可貴者不
于一諸生也于震病經年于震之子顯祖所以事

于震者一如于震所以事其尊人至嘗糞至割股
至割肱卽傲吾君所以事于震一如顯祖所以事
其父也天之與于震者至矣昔宋徽宗時唐公叔
孝諱作求舉進士有聲從弟孚有才識遍交元祐
諸君子唐氏始以儒名家國初有諱逢明者贅濮
氏故唐氏多稱濮惠坡翁諱昌耀坡翁諱光裕至
于震之子四世矣卽未顯皆文學孝友重于鄉里
不墮叔孝公家聲浸蒸醞釀必有大發其祥者未
可量也于震諱起龍別號景耀生嘉靖辛酉八月

廿七日卒萬曆己未八月初九日年五十有九娶
陳氏靜所公女卒再娶王氏鄉飲介傲存公女生
子顯祖娶王氏行素公女生女一適薛守溪公子
廷相以是年九月初五日甲申葬大池祖塋之昭
于震與余子世儒世學好友也世寧師也余所莊
事也屬纊而眷眷於余之一誌不已余不文持墓
文之戒久而有甚不得已者則以于震垂死眷眷
之一念已銘曰好惡不拂人之性是非足以經國
之政吁嗟于震使其孝友爲政不得施于有政聖
人固曰是亦爲政

文學清宇高公墓誌銘

嗚呼兄可謂了了而生了了而死矣維歲庚戌兄
下帷張岫望公自廣信宦邸歸謂攀龍曰聞之祿
命家吾殆將死我諸子姪室未畢諸子母家逋未
畢吾將售產一切畢之蕭蕭一身俟焉不以不了
念縈吾靈府余爲解曰豈有是哉無何而兄果盡
售產矣果畢室諸子姪畢償諸子母家矣無何而
兄果病矣時辛亥三月事也余曰異哉若是乎天

高子遺書 卷之十一
之一定無庸人力耶請于吾友繆仲淳藥之病立
起越夏而秋體豐神王飲啗加等兄乃選日之良
整衣冠出酬其常所起居而先詣攀龍曰微繆公
不能活我微子不能得繆公自今日月享子之日
月也攀龍不勝喜爲浮太白手額祝無算數曰兄
今一身蕭蕭樂矣當數數相過從母令若病困時
床枕上羨人一趨一步如天上遊仙也兄曰然不
數日乃復病痢余視兄則曰命也夫吾無不了念
亦不望活遺言纖悉皆具帖然而瞑嗚呼此所謂

了了而死非耶自吾有知識以來見兄油油與人
偕無忤物也里巷姻婭慶唁無缺失也與人期會
不愆時日也稱貸人不愆錙銖也言人善津津然
不善未嘗出諸口也與其弟衣同寒暑食同朝夕
用同有無事同勞逸若兩手相攜兩足相踐也撫
其子姪幼無二養長無二教婚嫁無二等若兩目
一視兩耳一聽也此又不謂了了而生耶嗟乎士
之貧困常十而九然徃徃不自強力計無復之則
仰哺他人而分不明也信不立也一徃而不可復

如之斷港絕潢然兄少而忽忽長而昭晰疎而令人仗之如親貧而令人仗之如富以此家蹶而復立非分明信立能然乎肩其家衆食數百指猶子成立皆先其子婚嫁百需歲月絡繹盡瘁持之迄無替念豈不難哉攀龍之曾大父雪樓公則既與兄祖左樵公相肺腑以同姓稱族自茲五世矣吉凶之事山水之間花月之候雖乾餼未嘗不相速也至於兄益親嗚呼吾何以銘兄哉銘曰維人之倫父子兄弟譬之草木此寔其柢云胡世人不思其真親者反疎疎者反親孰如吾兄秉德堅貞白首庭除藹若孩嬰其人則亡其行則芳百爾君子視以爲方有聳其岑有苑其林一抔斯土千秋斯心

董恭人墓誌銘

湖州守陳公爲天下名二千石一時談吏治者輒曰視陳湖州若何陳湖州則余同年陳志行也其配曰董恭人當志行爲諸生貧特甚居荒村中時時午不舉火慷慨磊落有所不平引酒自醉醉而

歌烏烏顧影自樂睨視世人不屑也人亦無識志
行者已巳五日無錢買酒出戶見村人蒲觴箸黍
紛相問也無問志行者志行發憤曰佳晨遂無一
觴妻孥樂乎入見董恭人無慍色志行喜曰此真
吾妻矣卽日掃半簷屋紉片布張而障風日發笈
中所藏書晝夜讀恭人喜曰此真吾夫矣日煮野
菜羹進曰他日無忘此滋味也越五年爲癸酉而
志行舉於鄉又久之不舉南宮當是時杜太恭人
老志行授里中以爲養每經時歸問家人事無纖
細不具也志行又久不舉子恭人爲進淑女得子
三三子者眠食恭人也寒燠恭人也溲便恭人也
其仲痘殤恭人大慟其長者季者痘繫濱殆恭人
曰天乎陳氏千秋在此一日矣痘愈而恭人大喜
已丑志行始成進士令朗陵恭人從令中牟恭人
從以太恭人在邸非恭人弗安也甲午志行覲恭
人以太恭人南舟輕恭人曰此地多豈可載也及
泗州湖風急檣顛得豈不覆已志行晉比部官長
安六年恭人不從以太恭人在家非恭人弗安也

已志行出守湖州恭人奉太恭人之湖州丙午太
恭人念歸恭人復奉太恭人歸梁溪丁未得疾卒
又四年志行以憲副備兵九江念太恭人且百歲
乞終養又二年而太恭人卒志行治太恭人葬亦
治恭人葬手狀恭人謁余曰非子不能誌吾婦矣
嗟乎吾少日子所聞也吾父病噎久庸醫誤投藥
而遽困吾時在城不聞一夕月明甚吾婦見鼠蹲
几而啼心動曰大人得無有變乎吾亦心索索而
震急偕婦歸吾父已屬纊時秋暑劇吾奔營喪具

一切含殮俱婦佐太恭人得不憾於大事太恭人
一跬步不離婦也板輿出入非婦吾能食入口寢
交睫乎使余稱爲人子者吾婦也吾婦旣以勞瘁
得一胎而墮遂不復胎世間婦人視他人舉子不
伎幸矣得如吾婦提抱愛護乎得如吾婦愛而知
教乎使余得稱爲人父者吾婦也太恭人有子五
人皆窶吾爲諸弟畢室期不失太恭人意吾婦承
之不失予意劑諸妯娌不失諸弟意愛猶子如子
仲第一兒當暑而痘蛆出瘡中如蝟婦不避穢護

之而生使予得稱爲人兄者吾婦也予少好游酒人醉而好務奇相矜詡嘗着新履走石橋欄上又循塔簷砌間見者股戰而予笑傲自若吾婦聞之泣謂余曰君奈何以七尺博人笑耶又嘗夜醉獨行閭關閉視河干舟可躍而逾也驚其舟子夢中起忽墜水予不能水念其人死卽不能獨生沒水拯之卒俱其人出水吾婦又泣相戒也一日雪夜裸而逐盜吾婦又泣相戒也予乃悟始知尊生而後益從養生家自衛矣使予保此七尺而爲人子爲人父爲人兄者吾婦也予更有淡痛吾外父懷萱翁外母郭孺人生一子無祿卽世有一孫吾婦爲娶婦有家矣又無祿卽世而董氏遂不祀予令朗陵郭孺人養於吾婦婦念從予則舍郭孺人從郭孺人則舍太恭人以太恭人故卒舍郭孺人予守湖太恭人思梁谿恭人念從太恭人則舍予從予則舍太恭人以太恭人故卒舍予嗚呼恭人生十八年歸予左右太恭人者餘五十年女而不有其母婦而不有其夫子獨以吾婦有其母有其子

有六家也。吾婦之於陳氏，何如哉？子其志之垂示。氏之後人，高攀龍曰：恭人孝於父母，順於舅姑。於家人，豈不難哉？吾所難恭人者，不止此。今夫豪傑之士，當窮困無聊時，不難浩浩遊人世間，彼俯已自視，固知其不終是也。顧獨難於入宮，見其妻室人，之謫詩人咏之所從來久遠矣。豈獨買臣季子婦乎？志行荒村五日，何異陶令重九籬邊，彼其夫耕婦餉，此乃夫讀婦炊，曾怡然不以爲意。令共君子意韻自遠，卒成令名，宜志行之不挫不撓。

此繼世之
慈而貞者

爽然於富貴之際也。恭人之助，豈聊小哉？是宜銘銘曰：夫之貧，御其屯；夫之遇，不竟其豫。將其母五十年，不恒有其耦；孚其子百千世，植其福祉。吁嗟乎！陳氏雲仍之詵詵，其母或忘于斯人。

李貞母墓誌銘

此繼世之
慈而貞者

婦之貞，其性然也。猶之乎水之寒，火之熱，非人爲使之也。然稟受萬有不齊，故其貞靜非得之天者，必待教習。檢柙待教習，檢柙去天成者，倍蓰矣。李母何以稱貞母也？其貞成之於天者，也非教習檢

桺而貞何以知其成之於天也貞母者故陝西學憲雨亭公之繼配蘇之長洲人姓陳父曰二水公諱燾母曰楊孺人母生三四齡與其姊妹嬉有家入童子亦三四齡者卽之母輒驚而啼逐之去乃安二水公曰此非凡女也及歸學憲公從公之楚臬大江怪風夜作舟飄六百里得一渚衆爭奔渚母幾墮江中一役夫將掖之母叱去始登及學憲公捐館舍母稱未亡人者二十餘年有勸令一識九龍二泉母曰此非婦人事更非未亡人事卒不許夫其少而不苟卽一乳豎顛沛而不苟卽一援溺者夫亡不苟出閫外跬步豈教習撿押而然吾故曰李母之貞天貞也母二十一而婦於李猶及奉其姑太宜人盡孝養太宜人卒時學憲公方督浙餉奉湯藥視含殮一切如學憲公在側不貽學憲公憾學憲前配毛宜人卒時其二子長曰延枝方六歲次日茂枝在襁褓母懷抱之如執玉執盈時其飢渴如已飢渴也摩其疴癢如已疴癢也母卒而延枝哭曰天乎吾生六年至十有八而依

依吾母膝下也見吾讀書則喜見吾健飲食則喜見吾能持家則喜吾大母病母晨必焚香拜天吾父病母夜不交睫食不盡盪及卒慟不欲生母自有子家鉅細必吾詢曰而長也婦人夫死從子禮也見吾受傷日討人便宜人誰汝寬受人虧汝可自安嗚呼丈夫哉吾母也茂枝哭曰已矣世不可得吾母矣吾襁褓失母而母爲吾母吾弱冠失父母爲吾父母愛吾與仍枝等母教我與仍枝等母望我一第與仍枝等至撫吾兄弟猶子與仍枝等

待吾母之親戚與已父母之親戚等丈夫難之世安得幾如吾母者耶仍枝哭曰天乎仍枝吾母所自乳也豈獨有三年愛乎十七年始免吾母之懷也吾痛母之亡又痛母儀之亡也吾母見文字弗屑也曰不如謹隨身規矩見佞佛者弗屑也曰不如愛惜物力勿暴殄見財賄勿屑也曰不如紡績補綴母紡績嘗兼人補綴獨工使敝衣如新春陽而機杼秋風而刀尺未嘗飽食嬉遊每日非婦人事勿爲非婦人有益事勿爲母亡而母儀亡矣嗚

高子遺書 卷之十一
呼三子之言貞母之爲貞母者何如哉吾故曰母
之貞天貞也銘曰繼母之難難於視前母之子無
異於已之子也母能一之無人我心未亡人之難
難于視其夫之亡無異於夫之不亡也母能一之
無存亡心不常者六十二年之身不死者一成不
移之心故謂之貞與天地同情不隨物毀成昭之
以銘豈區區日後世之名

婦貞難而慈易然於前母之子又貞易而慈
難天貞也天慈也安得天下之繼母皆李母

墓表

劉貞母墓表

嗚呼此吾友劉節卿之母也余與節卿受經澄泉
茹先生交節卿最密知節卿淡節卿十四歲而孤
奉其母至孝母嘗病痢殆矣目中若見有神物以
語節卿節卿遽搏額號神願身代母母見神拱而
揖節卿病竟愈於是節卿每至神祠輒祈減年益
母以爲恒其至性誠願得小有樹立博親一歡顏
卽一日如百年立稿無恨而不幸家貧糊口教授

旦夕不躡庭闈問安否所娶婦奇惡聞孝順字吐不欲入耳節卿每對余言及此飲其淚矣數數欲逐其婦余曰甚善而節卿孱力又不勝尼之者未果母卒二十年而節卿哀慕一日也卒出其婦以報余曰了此不了念矣則又手一狀謂余曰奈何以吾子而不有一言錄吾母吾不及掩諸幽以樹吾墓矣余讀之愴然發二十年慨也曰悲哉宜節卿之一日不能去諸懷也夫節卿之尊人冉泉公家故給饘粥也有仇中之役家立挫冉泉念其兩

大人且老裕而遽窘邑邑中病卒越五年庚辰節卿大父南橋公大母周孺人邑邑中病相續卒當是時貞母之哭其夫哭其翁哭其姑聲不絕也豈一日有生人趣哉既滿喪而節卿之婦且入室矣迄其卒十年間僅得節卿一補諸生拊心自慰耳悲哉宜節卿之一日不能去諸懷也貞母姓傅氏父曰愛萱公母曰張孺人年十七而歸冉泉公孝事父母歲一省愛萱公一迎張孺人別卽涕滂滂如嫁時順事舅姑周孺人嗃嗃也又喜夜飲酒或

至丙漏母必屏息侍之周孺人寢乃寢或時被呵
母顏益和周孺人亦嘆曰賢婦賢婦周孺人病痢
孺人不解衣而扶持浣滌穢褻未嘗任人事冉泉
公婉而莊笑不至噓暑不露體冉泉公沒而旦夕
依几筵哭上食終身縞素見其容聞其聲者輒酸
鼻也教節卿兄弟慈而能嚴每稱讀書作人隆師
擇友家人有嘻笑於前者必令節卿答之曰未亡
人前而笑何也其貞一如此故曰貞母也高攀龍
曰天道豈可以意測哉惟聖人知之今夫感應者

桴鼓也婦而善承嚴姑姑而正得逆婦何謬矣不
倫至此說者曰此所以成之也非嚴姑不徵其順
矣非逆婦不彰其慈矣是則然要之未盡其理死
生者晝夜也人見生而不見死必謂善惡俱一死
而盡則凶人畢世恣睢與善者恬然俱逝若是其
幸與夫既曰沒寧有不寧者矣惟聖人知之故曰
惠迪吉從逆凶嗟乎貞母之爲吉也豈顧問哉

誰其知之
知亦難言

魏繼川先生墓表

萬曆壬辰春繼川先生魏公卒於家越三十年其

子大中以工科給事中遇覃恩贈公如其官錫山高攀龍表其墓曰嗚呼是古之隱君子篤行善者也宜其迂休食福後人蔚起爲時聞人與公名邦直字君賢別號繼川世居嘉興後析爲嘉善人曾祖諱顯祖隱齋翁諱繼宗父南川翁諱祥配楊生二子公行二生而從祖母抱爲子五歲復歸楊又一歲楊孺人卒俗議火葬公慟仆地曰奈何不一抔吾母南川公涕而厝不火公旣娶今贈孺人薛歲饑家日挫繼母周亦舉一子析箸矣周復舉

子其同母兄曰是箸將焉出南川公趣溺之公亟往抱持有咎其背者弗顧薛孺人且生女竝乳之會前所抱公爲子者無嗣貲頗饒公曰吾可乳吾弟不可子吾弟以代吾所當嗣者可矣季得讀書成諸生公續其命於呼吸又推讓嗣產可不謂難乎公析兄弟箸惟叔弟所與叔稱不便又惟所易叔困子母公爲買產償叔病疫戚黨戒不近公獨周旋叔起公弗疫叔曰今日乃知二哥季病瘵公締視惟謹至數年如一日南川公困徭夙夜與公

大傷曰大人日僕僕公府子乃嬉嬉擁婦子乎一切力肩四壁盡矣薛孺人娠大中至無一屨無肯寓產婦者僦於外家甫入而大中生公曰嗟乎有子矣何以糊其口於是乃訓蒙士所訓皆村牧子公教以小學儀不急其循也教以讀不盡其力也弱而憊者時休之居遠而風雨午膳之跣而濯河干者必躬視之脰脯聽其至者不責其不至者人大喜曰此嚴師而慈父也爭願得就魏先生而公以遠其尊人覲饋源源大寒暑重趼不替事其兄如事父也事其舅如事母也事其鄉人之十年長者如事兄也公又推之人人與父言慈與子言孝與弟言悌與農言勤與賈言信與婦言貞有兄弟數年閨牆者其弟來公責以大義弟大感動其兄聞之謝曰非公不能直我公曰吾第爲若弟言不直在若不在弟也若不兄與若弟不弟何以異兄亦泣自咎旦日兄弟各詣公謝懽如初公居人骨肉間多類此鄉之訟者不願之官府質多質於公有憾公者面詬公衆怒欲擊之公急止曰徐徐使

彼自醒毋重其逃居無何果踵門謝公好藝蔬蔬
美有盜蔬者公窺之爲迤東第二鄰某甲且委蔬
去公悉刈蔬以半分餉東西隣各二家因以及盜
者比舍有垂地屋市錫者居之大雪夜半聲如崩
公曰市錫者殆矣披衣徃發其覆解衣衣之得不
死公不輕貸人一錢不輕餐人一飯不輕殺一牲
不輕膳一肉遇貧而濱死者傾囊授之每日半而
炊冬半而絮以爲常而怡然自安眉宇無窶人色
置身於一家一鄉中春風藹如無論人安公公亦

安人與公居者依依不忍去去而若割矣公何以
得此曰好行善而不慕利於人不吝利於已也故
曰是古之隱君子篤於善者夫人有念念不舍於
善而天不應之善者乎當大中產僦屋時公名在
天壤不朽矣不待今日也易曰有隕自天志不舍
命也不舍善則不舍命必有非常之人自天而隕
者。

行狀

南京光祿寺少卿涇陽顧先生行狀

望師甚高

先生諱憲成字叔時別號涇陽先生生而沉毅迥
 異常兒十歲讀韓文諱辯請於師曰然則親名當
 諱乎曰然自是每遇南野公諱宛轉避之有不可
 得避者輒鬱不樂師問而知之謂南野公曰此子
 之志卓矣未通方也如尊名何能諱乎昔韓咸安
 王語其子曰吾名忠汝勿諱忠諱忠是忘忠也忘
 忠是忘我也自是不諱忠此古人事君得無意乎
 南野公喜而呼先生謂曰吾名學汝勿諱學諱學
 是忘學也忘學是忘我也孺子志之先生謹受教

年十五六家貧不能延師就讀鄰塾歸必篝燈自
 課多至達旦書其壁曰讀得孔書纔是樂縱居顏
 巷不為貧一日從師說或問禘之說先生曰惜也
 或人欠却一問師曰何也曰假令或人再問子不
 知禘之說何以知其說者之於天下如視諸斯
 也夫子必有說矣師喜曰作如是觀可讀論語矣
 又一日說養心莫善於寡欲先生曰竊以為寡欲
 莫善於養心師曰何也曰心是耳目四肢之主主
 人明不受役於色矣主人聰不受役於聲矣若但

向聲色驅除是主與奴競孔子所謂仁則吾不知也師喜曰作如是觀可讀孟子矣年二十一爲隆慶庚午補邑諸生第一萬曆丙子舉鄉試第一其冬南野公卽世先生居憂當是時先生名滿天下其於文章斟酌今古獨闢乾坤學者宗之如山於嶽如川於海而先生退然謂此非吾人安身立命處心所冥契則五經四書濂洛關閩務於微析窮揆真知力踐自餘皆所不屑矣庚辰服闋應春官試名在二十 廷對舉二甲二名主事戶部與南

樂魏崑溟允中漳浦劉紉華庭蘭以道義相琢磨時稱三解元江陵相憚其丰采一日謂申相國曰貴門生有三元會公知之耶日評騰時事居然華袞斧鉞一世矣相國曰不知江陵因舉三元者三解元某某也而三先生者果以時事日非相約貽書申公諷其匡救先生書旣具及觀魏劉兩先生書嘆曰至矣余言贅矣遂止江陵病舉朝若狂爲禱於神先生獨不可同官危之代爲署名先生馳騎手抹去之壬午江陵死先生調吏部日孜孜人

才與同僚爲會。以所見聞相證。遐方下吏。巖穴潛德。務於聞人所不知。尋以錢太安人年且週甲。告歸。讀易春秋者三年。丙戌除封司主事。丁亥大計。京朝官。先是南北都御史久未得人。一日特旨。辛自脩改都察院左都御史。海瑞陞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中外相慶。聖明英斷。兩人真都御。

史矣。當路不悅也。於是御史房寰有疏。醜詆海公。先生弟季時適以丙戌廷對。觀吏部政。遂偕同年彭且陽。遵古諸景陽壽賢糾之。雖各得削籍。正

氣爲一吐。及是辛公司計。所是非皆與時俗忤。當路益惡之。而工部尚書何起鳴在拾遺。中人有謂何若能去辛。大當執政。意卽與辛偕歸。公他日不失舊物。何大喜。遂許辛給事陳與郊承風旨。竝論辛何抑揚其語。實齟齬辛。而辛何果竝罷去。先生上言畧曰。起鳴之爲君子。爲小人。其許自脩也。果有據。果無據。而御史高維崧等之合糾起鳴也。爲公爲私。此皆章章較著者也。皇上爲起鳴罷。自脩謝之矣。而又降及維崧等四御史。何歟。

皇上以爲用人出自朝廷是也今起鳴訐自脩則罷自脩訐維崧等則降維崧等可謂出自朝廷歟自脩之賢與否臣姑無論職司考察反被中傷大計重典一朝而壞亦姑無論惟是以維崧等之疏出自承望則臣以爲謬矣邇年以來猜忌繁興讒誹殷積幸而昨者本部奉旨考察不問

恩怨一秉至公命下之日中外翕然稱服以爲我皇上之明二三執政之有容如此亦見人心之公昭昭不泯而挽回有幾矣何意復覩是紛

紛乎在起鳴既疑以宿釁蒙垢在自脩又疑以忤時招尤在起鳴既見以有援而巧爲排在自脩又見以受屈而急於辯皆過矣顧獨坐維崧等承望耶卽爾彼給事中陳與郊等淡詆自脩又何爲者爲今之計臣以爲莫若各務自反而已起鳴當思何以爲衆論鄙自脩當思何以爲儕友猜維崧等當思何以言出而召侮與郊等當思何以言出而啓疑至於執政大臣尤應倍加簡省風厲百僚若無若虛孜孜汲汲積而久之精神透徹誠意學如

本無偏好誰能求同本無偏惡誰能求異雖褊心
 銳氣皎皎而負為高者亦慚悔而恍然自失矣先
 是御史甘士价進和衷之說其指甚美第不務拔
 本塞源而徒欲調停於聲色之間其究非強上以
 狗下則強下以狗上此臣之所以不容已於言也
 臣又見今之時非科道而建言者必詬之曰出位
 曰好名又曰是為進取之捷徑耳不然則又曰是
 多行不韙計畫無之聊借以蓋醜而脫計網也斯
 四者亦誠有之而不可不求其故也 明興二百

餘年西漢之經術東漢之節義唐之詩詞宋之理
 學竝彬彬稱隆而獨言官之氣稍不振天下多故
 危言讜論徃徃出於他曹即如我 皇上蒞祚

故相張居正用事數年之內言官有相率讚頌耳
 保留耳祈禱耳吳趙鄒沈王艾之儔何寥寥也又
 如近日維崧等合糾起鳴本屬公議及 皇上
 詰責所以輒惶恐推避莫適為首謝罪不暇竟無
 能自見始末開廣 聖心誠令維崧等披露情
 愫曉暢事實章晰誼理剴篤言辭 皇上一覽

而悟未可知也。臣甚惜之。錄此觀之。使言官不爲利誘。不爲威惕。無事不瑣屑。以取厭。有事不依回。以取容。牽裾折檻。時不乏人。他亦無繇。而奮其說矣。然則使人之得以出位而言者。臺省之爲也。夫人情無不喜順而惡逆。況居尊顯者乎。其喜能令人榮。其惡能令人辱。有一人焉。端言正色。侃侃不顧。安得而不名高。名高矣。而當之者苦於不堪。厭恨之廢棄之。摧折之。則天下皆喞然。不平於其心。一日時移事改。是非論定。夫安得而不加殊擢也。

是故抑者予其揚者也。屈者藉其伸者也。退者佐其進者也。假令其言是。恬然而受之。其言非。廓然而容之。錄其長。不疵其短。褒其直。不嗔其狂。用其言。何必計其人。不用其言。何必疾其人。審如是。人而能言也。何名可賈。何利可徼。而亦何醜可蓋。非徒然也。而我反因之。獲容直之名。收用言之利矣。然則使人之得以賈名。得以徼利。又得以蓋醜者。廟堂之爲也。至於建言之人。大都負氣自喜。不耐矜束。遇事發憤。徃徃過當。聽者方內懷不服。退

而詢其行事又不足以滿其意則曰爾以古人畜我何不以古人自畜而承望意指者又因而媒孽之尋垢索瘢無所不至於是遂置其言不復採而并賤其人假令士能潔躬脩行入不愧妻子出不愧朋輩則其人重其言亦重夫安得而無聽然則使人之得以舉而納諸羣詬之中者建言者之爲也故臣以爲亦莫若務自反而已自反則上何暇以言爲罪下何暇以言爲高惟各盡其在我而已矣先是科臣楊廷相欲痛懲矯激之非臣愚以爲

將來之患正恐不在矯激如曰曩居正用事宜尚異今非其時也宜尚同則唐虞之際猶然朝有吁咈野有誹謗而孔子亦云邦有道危言危行不以唐虞有道望斯世斯民而僅僅較短長於居正柄國之日此臣之所痛也疏奏有旨切責謫湖廣桂陽州判官時王京兆麟語人曰顧勳部折衷辛何甚當自反之說拔本塞源吾輩當各寫一通置座右陳司寇雨亭公謂王婁江曰顧勳部立論最公何以不免婁江艱然曰渠執書生之見徇道

路之言焉知廟堂苦心司寇曰書生之見當守道
路之言當採勲部苦心亦不可不察也先生之桂
陽其士人皆進而問業先生以桂陽爲柳子厚蘇
子瞻兩公謫居莊定山先生亦謫於此大有惠德
於民題所居曰愧軒志愧前哲又以柳氏文而已
蘇未離乎文莊庶幾離乎文矣深愧文字外無以
益桂陽多士其先行後文類此戊子司理處州府
先生念太安人不欲行太安人不可會季時授南
康郡博季時曰叔出季處乎即日乞休而先生至

官專務教化有兄弟訟數年不決者呼謂之曰汝
兩、手、兩、足、相、爭、否、兄、弟、手、足、也、而、相、爭、非、怪、事、乎
而恬不以爲怪何也旣相爭自相治可矣各授之
杖謂其兄曰爲吾扑若弟謂其弟曰爲我扑若兄
兩人相顧愕然先生故促之兩人叩首請曰曩者
官爲析曲直故不服今我服矣不知曲直也願得
自新先生喜令兄弟相揖謝兩人大哭而去時蔡
御史按浙不敢以吏事見先生假之差歸己丑居
太安人憂辛卯復司理泉州壬辰計羣吏先生舉

高子遺書 卷之十一 聖訓
公廉寡慾爲天下司理第一尋擢主事考功銓司
出而再入者自先生始是年 詔三皇子竝封先

生倡四司上言畧曰伏見

皇上思

祖訓

立嫡之條欲暫將 三皇子一併封王以待將來

有嫡立嫡無嫡立長於此知

皇上有惕然不

敢自專者而必以上合

聖祖之心爲安也又

見

皇上諭輔臣王錫爵等朕爲天下主無端

受誣於此知

皇上有慊然不敢自適者而必

以下合天下之心爲安也惟是待之一言

皇

上之所據以爲得正天下之所共據以爲失此吉

凶之原安危之幾不可不蚤辨而慎防也夫

予天下本立本所以不忘天下也豫定所以固本

也是故有嫡立嫡無嫡立長是也待嫡非也就見

在論嫡之有無是也待將來論嫡之有無非也夫

待之爲言也濡滯而不決懸設而難期撓不刊之

典漬不易之防墮不攜之信叢不解之惑開不救

之釁貽不測之憂甚不可也 皇上之稱

祖訓憊倦矣顧其所載立嫡待嫡二條意各有主

高子遺書 卷之十一
三十三
順以建儲之事判然不類 皇上第以其合於
已意援而附之爲遵 祖訓乎爲悖 祖訓

乎其不可一也我 朝建儲家法 東宮不待嫡

元子不竝封廷臣言之甚詳 皇上以其不

合於已槩置弗省豈 皇上創得之見有加於

列聖之上乎其不可二也有天下者稱天子

天子之元子稱太子太子之元子稱太孫天子繫

乎天也君與天一體也太子繫乎父也太孫繫乎

祖也父子祖孫一體也主鬯承祧於是乎在不可

得而 也今欲竝封三王 元子之封何所繫乎

無所繫則難乎其爲名有所繫則難乎其爲實其

不可三也 皇上亦曰權宜云耳夫權者不得

已而設之也 元子升儲諸子分藩於理爲順於

情爲安於分爲稱於訓爲經有何疑顧有何牽制

有何不得已而然乎耦尊鈞大偁所錄也豈細故

哉而姑任之其不可四也 皇上以 聖祖

爲法 聖子神孫以 皇上爲法 皇上尚

不難創其所無後世詎難襲其所有自是而徃幸

有嫡可也不然是無 東宮也無乃悞萬世之大計乎又幸而如 皇上之英明可也不然是凡

皇子皆 東宮也無乃釀萬世之大患乎其不可五也 皇后者與 皇上共承 宗祧

期於 宗祧得人而已 宗祧得人而 皇上之職盡矣豈必有嫡而後為快夫 皇上

以父道臨天下者也 皇后以母道臨天下者也 體也 皇上之元子即 皇后之元子

皇后之諸子雖 皇貴妃不得而私之統於尊也 今庶民之家妾之有子亦以其妻為嫡母豈必自

已出而後為子又豈必如輔臣王錫爵之請須拜 而後稱子哉 皇上何不斷以大義而為此區

區其不可六也況始者奉 肯少待二三年而已 俄改於二十年俄又改於二十一年然猶可以歲

月為期也今日以待嫡嗣則未可以歲月為期也 德音方布而忽更 聖意屢遷而彌緩非因

預瀆非因眾激何以謝天下其不可七也夫為天

下之主者未有不以天下為心自竝封之命下
一日之間叩 闡而上封事者不可勝數至于里
巷小民亦悵然若失愕然若驚聚族而議也是孰
使之然哉人心之公也而 皇上猶責元輔王
錫爵擔當錫爵夙夜趨 名而來正欲為 皇
上定此大事排羣議而順 上旨豈所謂擔當
惟是矢志積誠必欲納 皇上於無過之地乃
真擔當耳不然 皇上尚不能如天下何而況
錫爵哉其不可八也 皇上神明天縱信非溺

寵狎昵之比而不諒者見影而疑形聞響而疑聲
皇上方以為無端受誣天下且以為無端反
汗無端受誣豈惟 皇上有所不堪臣等亦為

皇上不堪無端反汗豈惟臣等不能為

皇上解 皇上亦不能為臣等解 皇上盛

德大業比隆三五而乃來此意外之紛紛不亦惜
乎其不可九也凡此皆待之一言為之也伏願

皇上及觀長慮以 成憲為必不可違以輿情
為必不可拂以初 命為必不可爽以 新諭為

必不可行 皇元子早正儲位 皇第三子 皇第五子併錫王爵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兄兄弟弟

宗廟之福 社稷之慶萬世無疆之休悉萃

於此矣又自為書貽婁江公曰昨請教 冊立之

事實百其難 明旨一定何以轉移人情洵洵何

以鎮定上欲不愆於 明旨下欲不駭於人情故

曰難也究竟則請期一着尚自可圖然而非閣下

莫能任蓋自萬曆十四年以來廷臣之以建儲請

者不啻數十疏而 皇上之旨亦幾變矣然曰

待二三年則二三年而已也曰待過十齡則是至

十齡而已也曰二十一年則是二十一年而已矣

期未至而請之 皇上得執激擾以為辭期既

至而請之 皇上亦何辭以謝天下此遷延之

法可得而窮者也今者以待 皇后生嫡子為

辭從今以往復何所據以請乎此假借之法不可

得而窮者也閣下試端意而思之 皇上之旨

所以屢遷者何也 建儲盛典也 九廟式靈

兩宮欣願百官萬姓之所瞻企而言及者輒獲

可畏

罪若有大不滿其意者何也亦可推矣。三王竝封耦尊齊大亦可觀矣。閣下不念之耶。昔者秦皇漢武寧不蓋世之雄。一念小偏便墮入婦人女子之手。雖二君孰意及此乎。若曰有嫡立嫡無嫡立長。兩語炳若日星。誰能奸諸。則長幼有序之說。明旨不啻再見。何至今日乃更益立嫡之條。重之以。祖訓藉之以。中宮彌縫轉易挽回轉難。歲復一歲。有何底止。竊以為宜聽九卿科道。仍尊。屢旨合辭以請。而閣下從中調停。懇示定期。

即甚遲不得越一年庶幾

聖心確有所主不

開窺伺之端人心專有所屬不萌二三之釁議論

方囂而復定

國本幾搖而獲安真閣下事矣脫

或一請不得當至於再至於三又至於十百至於

去就可也至於死生可也若乃

皇上懸不必

然之說以益其立長之

成命閣下又操必不然

之見以成其立嫡之托辭交相為負非所望於今

日君臣也癸巳內計功郎趙儕鶴先生秉至公從

事執政弟弗顧也執政所庇弗顧也太宰甥弗顧

也、已、之、姻、弗、顧、也、計、典、出、人、謂、二、百、年、來、未、有、慊、於、輿、情、若、此、者、而、先、生、與、李、公、元、冲、實、左、右、之、政、府、大、志、趙、先、生、乘、劉、黃、門、道、隆、疏、論、科、道、拾、遺、者、不、宜、畱、用、遂、票、旨、切、責、降、調、先、生、與、元、冲、公、上、疏、日、頃、者、皇、上、切、責、吏、部、專、權、結、黨、趙、南、星、降、調、外、任、臣、等、與、南、星、生、平、以、道、義、相、期、許、及、在、同、部、又、以、職、業、相、切、磨、惟、茲、內、計、之、典、始、而、咨、詢、繼、而、商、確、臣、等、皆、與、焉、至、于、議、畱、虞、淳、熙、楊、于、庭、二、臣、臣、等、亦、以、爲、誼、出、憐、才、嘗、從、史、之、今、南、星、被

罪、臣、獨、何、辭、以、免、南、星、一、意、奉、公、不、以、情、庇、不、以、勢、撓、庶、幾、少、挽、頽、風、以、報、皇、上、而、竟、不、免、於

罪、況、臣、等、自、揣、才、識、不、逮、南、星、遠、甚、其、迂、慙、惟、魯、又、或、過、焉、若、復、覩、顏、在、列、將、來、招、釁、速、戾、有、不、止、於、南、星、者、然、則、與、其、去、南、星、孰、若、去、臣、等、與、其、畱、臣、等、孰、若、畱、南、星、伏、惟、皇、上、擴、天、地、之、量、垂

日、月、之、明、念、南、星、自、謀、則、拙、謀、國、則、忠、還、其、原、職、以、示、任、事、者、之、勸、無、徒、快、被、察、諸、人、之、心、倘、始、終、以、爲、專、權、結、黨、乞、將、臣、等、一、併、罷、斥、無、令、南、星、獨

蒙其責不報無何先生司選以扶陽抑陰爲體以
不激不隨爲用於婁江公待以至誠每事必告冀
轉移之而一切推用賢才與世牴牾者公所陽諾
實所陰尼先生覺其機惡值公假沐推孟公一脈
王公德新不以告疏上輒下矣公又陽喜謂先生
曰 主上朕兆殊佳自此正人亟宜推用先生
又覺其機惡曰幸有好朕兆正不須急激聒也無
何而會推閣臣之 命下矣先是先生在勲司適
鄒南臯先生請去婁江曰昨文書房傳 旨云放

去先生口不然若放去果是相國宜成 皇上
之是該部宜成相國之是若放去爲非相國不宜
成 皇上之非該部不宜成相國之非公語塞
竟疏得畱用又一日太宰孫公立峯罷推代者時
少宰趙公定宇署篆婁江屬以首推大宗伯羅康
洲萬化先生曰不可內閣者翰林之結局冢宰者
各衙門之結局今天下大勢折而入內閣矣況可
併冢宰據之乎選郎劉用齋曰嘉靖間不嘗用呂
餘姚嚴常熟乎先生曰是時威權在 世廟斷

自○聖○心○則○可○今○日○威○權○在○內○閣○出○自○相○指○不○可○我○太○祖○罷○中○書○省○而○設○六○部○惟○恐○其○權○之○不○散○嚴○分○宜○以○來○內○閣○合○六○部○而○攬○之○惟○恐○其○權○之○不○聚○散○則○互○鈐○權○臣○不○得○行○其○私○國○家○之○利○也○聚○則○獨○制○各○人○不○得○守○其○職○權○臣○之○利○也○安○危○大○機○於○是○乎○在○如○之○何○背○聖○祖○而○從○分○宜○乎○

況○往○者○內○閣○之○推○往○往○用○各○衙○門○不○專○翰○林○卽○冢○宰○兼○翰○林○亦○得○今○不○能○以○內○閣○與○各○衙○門○共○而○更○以○冢○宰○與○翰○林○共○其○亦○順○矣○故○論○用○人○大○道○止○當○

問○其○孰○可○內○閣○孰○可○冢○宰○不○可○問○其○孰○爲○某○衙○門○論○救○時○大○機○通○冢○宰○於○翰○林○其○勢○易○通○內○閣○於○各○衙○門○其○勢○難○不○可○不○深○計○也○劉○聞○之○愕○然○因○與○先○生○謁○少○宰○少○宰○曰○業○已○成○議○且○近○有○吳○鎮○訐○絕○婚○事○奈○何○先○生○曰○國○家○大○事○寧○避○小○嫌○自○王○楊○相○繼○在○部○其○於○內○閣○指○使○若○奴○婢○至○陸○平○湖○始○正○統○均○之○體○孫○餘○姚○遵○而○不○變○內○閣○切○齒○相○繼○免○歸○干○思○萬○算○出○此○一○着○吏○部○內○閣○合○爲○一○家○其○禍○不○可○勝○言○矣○昔○高○中○玄○以○內○閣○兼○冢○宰○一○日○進○閣○一○日

進部是以全身爲分身也。今內閣用其同衙門爲
冢宰是以分身爲全身也。作用若殊巧妙則一竊
恐日囿其殼中而不知耳。趙悟曰：如公言利害乃
爾遂徃言於婁江。婁江曰：誰爲此議？曰：顧稽勲公
無以奪而冢宰得陳公心谷矣。婁江嘗一日謂先
生日：近有怪事知之乎？先生曰：何也？曰：內閣所是
外論必以爲非，內閣所非外論必以爲是。先生曰：
外間亦有怪事。公曰：何也？曰：外論所是內閣必以
爲非，外論所非內閣必以爲是。相與笑而罷。及是

推閣臣陳公心谷謂先生且勿言各疏所知各疏
七人皆合而首舉舊輔王對南先生又皆合。陳大
喜。令先生言之。婁江婁江大恚曰：何不舉康淵曰
外論不與者半脫言官言之。將自認乎？推閣下認
乎？推閣下認何用吏部自認又何成吏部？二者皆
所不敢出也。婁江益恚曰：前推羅君冢宰君謂翰
林只宜推內閣。今推內閣又不可何耶？先生曰：前
論事今論人也。婁江復屬相國趙蘭溪言之。先生
曰：公論所在司官不敢誤堂官也。復自貽書於陳

陳曰公論所在本部不敢誤 朝廷也少宰趙心塘羅之門人也又言之陳陳曰此非本部所得專也又言之先生先生曰此非本司所得專也趙謂陳曰明日會推必推之陳笑曰堂官口司官手二百年故事也假令老先生舉口而司官不舉筆作何收拾及會推王給諫彈羅疏亦至而婁江必不容先生矣遂削籍歸給事遂公確齋上疏極論謂憲成以直道被斥恐今而後非如王國光楊巍也者則不能一日為太宰非如徐一欝謝廷案劉希

孟也者則不能一日為司官臧否混淆舉措倒置將使黜陟重典為權門供愛憎銓衡重地為私門樹桃李天下不知有是非人心不知有勸懲風靡波流莫究所終矣確齋亦黜先生嘗曰天下事君相同心方可為其次閣銓同心亦得一半今皆無之止有三十巡撫十三提學可選擇而使若盡得人士習民生庶幾小補方日孜孜焉當是時太宰則宋陸孫陳四司則王秋澄公教鄒大澤公觀光孟雲浦公化鯉儕鶴先生以及先生皆極一世之

選雖人不竟用而賢賢相續後先一道至先生司
選而人心益蒸蒸丕變矣然中貴人干請不行柄
國者好惡相左兩者合而爲一陽施陰設不盡逐
之不已自先生去而隄防盡決識者不能不歎息
痛恨云先生歸且以積勞成疾頭岑岑暈眩作楚
乙未春幾殆諸子環泣先生張目曰人有來處應
有去處夫何傷已忽蘇吟詩曰茫茫太化任推遷
消息盈虛總自然若欲箇中生去取請觀四十六
年前越丙申丁酉始漸愈病中體究心性愈微故

劄記始於甲午戊戌始會吳中諸同志於二泉之
上與管東溟辯無善無惡管之學一貫三教而實
主佛學先生謂佛學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
卷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七佛偈了然矣故取
要提綱力剖四字又以辯四字於告子易辯四字
於佛氏難以告子之見性麓佛氏見性微也辯四
字於佛氏易辯四字於陽明難在佛氏自立空宗
在吾儒陰壞實教也其言曰自古聖人教人爲善
去惡而已爲善爲其固有也去惡去其本無也本

體如是工夫如是其致一而已矣。陽明豈不教人爲善去惡乎。然旣曰無善無惡而又曰爲善去惡。學者執其上一語不得不忽下一語也。何者。心之體無善無惡。則凡所謂善與惡皆非吾之所固有矣。皆非吾之所固有。則皆情識之用事矣。皆情識之用事。則皆不免爲本體之障矣。將擇何者而爲之。未也。心之體無善無惡。則凡所謂善與惡皆非吾之所得有矣。皆非吾之所得有。則皆感遇之應迹矣。皆感遇之應迹。則皆不足爲本體之障矣。將擇何者而去之。猶未也。心之體無善無惡。吾亦無善無惡已耳。若擇何者而爲之。便未免有善在。若擇何者而去之。便未免有惡在。若有善有惡。便非所謂無善無惡矣。陽明曰。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爲中根以下人立教。是陽明且以無善無惡掃却爲善去惡矣。旣已掃之。猶欲畱之。縱曰爲善去惡之功。自初學至聖人。究竟無盡。彼直見以爲是權教。非實教也。其誰肯聽。旣已拈出一箇虛寂。又恐養成一箇虛寂。縱重重教戒。重重囑

付彼直見以爲是爲衆人說非爲吾輩說也又誰肯聽夫何故欣上而厭下樂易而苦難人情大抵然也投之以所欣而復困之以所厭畀之以所樂而復撻之以所苦必不行矣故曰惟其執上一語雖欲不忽下一語而不可得至於忽下一語其上

一語雖欲不弊而不可得也羅念翁曰終日談本體不說工夫纔拈工夫便以爲外道使陽明復生亦當攢眉王塘翁曰心意知物皆無善無惡學者以虛見爲實悟必憑此語如服鴆毒無不殺人海內有號爲超悟而竟以破戒負不韙之名正以中此毒而然也且夫四無之說主本體言也陽明方曰是接上根人法而識者至等之于鴆毒四有之說主工夫言也陽明第曰是接中根以下人法而昧者遂等之於外道然則陽明再生目擊茲弊將有摧心扼腕不能一日安者何但攢眉已乎先生之說甚詳見証性篇於是先生時時謂攀龍日日月逝矣百工居肆以成事吾曹可無講習之所乎錫故有東林書院宋龜山楊先生所居楊先生令

蕭山歸來依鄒忠公志完於毘陵忠公尋卒依李忠定公伯紀於梁溪凡十八年往來毘陵梁溪間棲止東林闡伊洛之學後廢爲僧舍邵文莊公圖脩復之不果及是先生弔其墟慨然曰其在斯乎遂聞於當道葺楊先生祠同志者相與構精舍居焉甲辰冬始會吳越士友先生爲約一以考亭白鹿洞規爲教要在躬脩力踐嘗言講學自孔子始謂之講便容易落在口耳邊去故先行後言慎言敏行之訓恒惓惓焉至其自道不居仁聖却居爲

誨看來說聖說仁聰明才辯之士猶可覓些奇特逞些伎倆逞些精采推到不厭不倦處便一切都使不着然則孔子所謂工夫恰是本體世之所謂本體高者只一段光景次者只一副意見下者只一場議論而已深慮世之學者樂趨便易冒認自然故於不思不勉當下卽是皆令查其源頭果是性命上透得來否勘其關頭果是境界上打得過否皆先生喫緊爲人處也丁未婁江相再徵先生夢爲祖道執其手曰有君如是何忍負之鄭重叮

寧至於再三至於涕泣不覺大聲而呼室中盡驚而淚且漬枕矣先生不忍虛此一段誠意遂述寤言貽之弗省也戊申詔起南京光祿寺少卿先生商諸同志或謂宜行或謂宜止先生曰仕宦寧退毋進吾衰矣當從其退者遂乞骸骨而會太宰孫立亭公有不察於沈司馬繼山李司徒脩吾先生曰太宰爲人所誤乙未之事可嘆已今或自執所誤則前誤遂不復贖公之晚節可惜天下亦承其弊吾身在進退之間此大窾窾可以完三賢撤

一網遂爲書貽公當是時司徒已見彈射白之政府然與時局忤甚遂憎茲多口朝論紛紜海宇震撓或謂先生宜有以自明先生報曰讀南北諸君疏有爲之躍然以喜者矣何喜也喜聞善也有爲之赧然以恥者矣何恥也恥溢美也有爲之悚然以懼者矣何懼也懼滋競也有爲之愀然以憂者矣何憂也憂激禍也然則凡曲直吾者皆提策我者也凡提策我者皆玉成我者也尚不知何脩可以副德意之萬分一而何較哉東司徒曰赤金在

烈焰中借火之力得真色見於世亦如我輩借諸
賢力得真身見於世諸賢誠有功於吾輩古人所
以拜昌言也凡先生之爲自反類此蓋先生謂當
江陵時吳趙沈鄒諸君子出萬死力爲宇宙扶植
綱常魏中丞見泉公爲侍御時論科場積弊侵張
蒲州相國落職李司徒抗疏救之亦落職自後司
徒數歷中外吳浙諸相無有悅之者四明銜之獨
甚及鑛稅事起豺狼彌天司徒屹然扼南北之衝
江淮千里民恃以無恐而不思亂此其人誠世道
所賴故於朝於野惓惓爲天下共惜其實誠見其
大也先生每謂吾之觀人於尼聖得五案焉進有
非刺之狂狷退無非刺之鄉愚一也大受小知二
也察衆惡三也皆好不如善者之好皆惡不如不
善者之惡四也觀過知仁五也若夫朋交情好非
所以論先生矣而先生豈區區以朋交情好爲門
戶角立於天下者耶嘗見其貽所知書曰竊觀近
局誠若冰炭弟從旁靜察亦只是始於意見之岐
成於意氣之激耳未始不可轉移聯合也誠欲爲

之轉移聯合蓋有道焉局內者置身局外以虚心
居之乃可以盡己之性局外者宜設身局內以公
心裁之乃可以盡人之性何言乎虛也各就己分
上求不從人分上求也各就獨見獨知處爭慊不
就共見共知處爭勝也何言乎公也是曰是非曰
非不爲模稜也是而知其非非而知其是不爲偏
執也夫如是將意見不期融而自融矣何所容其
岐意氣不期平而自平矣何所容其激其於國家
尚亦有利哉若乃自責則輕以約責人則重以周

所愛則惟見瑜且併其瑕而瑜之所憎則惟見瑕
且併其瑜而瑕之在事之人既然持議之人復然
如水濟水如火濟火是化君子而小人化一家而
敵國也是舉百年有限之光陰盡用之於相爭相
競而不用之於相補相救也是舉兩下有限之精
神盡爲各人區區之體面用而不爲君父赫赫之
宗社生靈用也豈不惜哉先生之用心如此先生
孝友慈惠渾然天成父南野公豪傑士也不能餽
其口顧慨然慕范文正公爲人先生爲諸生有司

高子遺書 卷之十一
三十三
餉膏火資公謂士不受人憐必謝去之爲快先生
斤斤奉以周旋高邁夙成者以此先生兄弟四人
公命伯仲治生叔季治經治生者佐治經者故先
生與季時不問生產仲公有心計多天幸箸稍稍
起其末年兄弟各念南野公之慕范公而賁志長
終也捐產以贍其族之貧區之役君子謂人有其
志則天遂其事已先生於兩兄嚴之如父於弟資
之如友一動一止無不自仲肩之一字一句無不
自季叅之而東林之創經紀者仲也切磋者季也

先生曰吾多助於兄弟如是幸矣夫於宗親有養
之終身者有及其再世者於師生養死殯之於友
髻鬣之交無不白首相歡卽有緣而爲利幾敗其
名者夷然不問也於同邑之宦於四方者必默爲
提挈有一長可見者必力爲表章其人不知也於
兄弟之子愛之如子教之如父有前後母者有嗣
嫡者必使各得其所曰吾以兄弟視諸孤猶之子
也以吾父母視諸孤均之孫也何前何後何嗣何
嫡念其伯兄少獨勤苦思得報而無從伯之諸子

試有司必爲通名曰試士公典也吾念吾兄而聊
通諸子以備採擇私情也於子則絕不爲干請嘗
戒其長君曰凡爲父兄莫不愛其子弟莫不願其
讀書進取今府縣考童生吾始終不欲以汝名聞
於王者非憇也非棄汝而不屑也吾自有說就義
理上看男兒七尺軀頂天立地如何向人開口道
個求字孟夫子齊人一章便是此字行狀讀之汗
顏不可作等閑認也就命上看窮通利鈍墮地已
定如何增損得些子眼前那個不要做秀才到底

有個數在若可以勢求可以賄求那不會求的便
沒分造化亦炎涼矣就吾分上看本無尺寸之長
賴祖宗之庇倖博一第再仕再不效有丘山之罪
猶然煖衣飽食安享太平在昔大聖大賢徃徃厄
窮以老甚而流離顛沛不能自存我何人斯不啻
過分矣更爲汝干進是無厭也就汝分上看但在
志向何如若肯刻苦讀書到底工夫透徹科甲亦
自不難何有於一秀才若尤肯尋向上去要做個
人卽如吳康齋胡敬齋兩先生只是布衣都成大

儒至今說起兩先生誰不敬慕連科甲亦無用處
何有於一秀才汝試繹而思之識得此意省多少
閒心腸省多少閒氣力省多少閒悲喜便是一生
真受用也先生於世無所嗜好食取果腹衣取蔽
體居取坐臥不知其他四壁不聖庭草不除帷帳
不飾一几一榻敝硯秃筆終日儼然冥坐讀書四
方酬答而已憂時如疾痛好善如飢渴無所不坦
易至關綱常者毅然執之不移無所不渾厚至關
邪正者井然辨之必悉蚤見也又不以成心逆物
嫉惡也又不以已甚求備語言簡重喜怒希形常
曰極論中和位育之脈吾輩一頓一笑一語一默
在在與天地相對越與萬物相往來何容兒戲未
嘗絕郡縣竿牘而非一方之冤抑不告未嘗絕當
路交際而辨貨取之介最嚴丁儀部長孺見一選
司老胥屈指最廉正者曰吾目中所見陳尚書心
谷孫尚書立亭顧選君涇陽孟選君雲浦而已先
生之學性學也遠宗孔聖不參二氏近契元公確
遵洛閩嘗曰語本體只是性善二字語工夫只是

小心二字又曰心不踰距。孔之小心也。心不違仁。顏之小心也。此其學之大旨矣。先生有絕人之資。其於世也。百家衆技。當無所不臻。其妙而獨以全力用之於學。一切伎倆。不得而岐之。故其功專其於學也。百家衆說。當無所不造。其微而獨以全力用之聖學。一切玄妙。不得而岐之。故其學純於凡五經四書。直從神情血脈。字字咀嚼。故密察不差毫髮於凡聖賢豪傑。直從皮毛骨髓。人人對勘。故權衡不爽。錙銖嘗曰。周元公之於道。至矣。所以爲

之推行其道。使得昌於當時者。程伯子也。所以爲之推明其道。使得傳於後世者。朱晦翁也。元公藏諸用。其源深。兩先生顯諸仁。其流遠。又曰。二程與橫渠康節。一時鼎興。氣求聲應。此吾道將隆之兆也。微元公孰爲之開厥始。流傳最久。分裂失真。有禪而儒有霸。而儒有史。而儒此吾道將渙之兆也。微晦翁孰爲之持厥終。元公之功。不在孟子下。晦翁之功。不在元公下。攀龍亦曰。自孟子以來。得文公千四百年間。一大折衷也。自文公以來。得先生

又四百年間一大折衷也先生自甲午以來見理愈微見事愈卓充養愈粹應物愈密從善如流徙義如驚殆幾於無我矣吾推其志必也友一鄉之善友一國之善友天下之善友萬世之善其不然者曰小家相先生不屑矣必也堯舜其君臯夔其相唐虞斯世孔孟吾徒其不然者曰第二義先生不屑矣天假之年進不可量天假之位用不可量壬子五月廿又三日以微疾恬然而逝得年六十有三昔人於明道先生之亡曰伯淳無福天下人

也無福吾於先生亦云所著有藏稿二十二卷劄記十二卷大學通考質言東林會約商語行於世尚存劄記三之一存稿十之三還經錄證性編桑梓錄未刻甲寅冬公嗣與淳等以母朱太安人命厝先生於賢關橋而令攀龍次其言行請誌銘於南皋鄒先生竊惟天生非常之人必有以也不命之平治天下則命之平治萬世如涇陽先生者謂天無以命之乎不宜使之與於斯道謂天有以命之乎不宜使其窮於斯世意者所命在此不在彼

歟則無涯之日自今伊始何以使之信而可傳耶
今天下可以徵信先生使傳於後世者舍南臯先
生誰與歸故敢九頓以懇

顧季時行狀

季時諱允成別號涇凡卽世所知涇陽先生母弟
也季時少敏慧頗好弄年十四從師少弦張公習
舉子業弗善也以語季時父南野公公曰是兒非
落人下者師笑曰吾亦知之不激不奮耳公然之
令更他師居半歲季時忽謂涇陽先生曰弟知過

矣請歸稟繩墨先生大喜請於張公復之衆未信
久之果如所言先生問季時弟何感遽如是季時
曰恐傷兩大人心先生曰此是爲人根子久之業
日進萬曆己卯舉鄉試癸未舉會試丙戌大廷
對策指切時事不少諱其畧曰陛下所以策
臣者無慮數十百言究其指歸賞罰二科而已夫
賞者勸天下之法然有不倚於賞者所以勸天下
之意也罰者懲天下之法然有不倚於罰者所以
懲天下之意也今賞罰之法甚具然而德澤不究

法令不行此無異故則 聖制言之矣所以風

厲之者非其本督率之者非其實也本也實也即

臣愚所謂意也竊觀當今之勢而根極其體要所

以累 皇上之意者大幾有二明以好示天下

而此二者恒陰移其所好明以惡示天下而此二

者相陰移其所惡二者何也曰內寵之將盛也曰

羣小之將逞也夫人主崇高富有無一不足以厭

其欲昏其志而惟色為甚聖王之所亟遠也昨者

皇上以鄭妃奉侍勤勞特 冊封為 皇貴

妃大小臣工不勝其私憂過計因而請 冊立

皇太子因而請加封 王恭妃 皇上不溫旨

報罷則峻旨譴逐矣夫 皇太子國之本也忠言

嘉謨國之輔也兩者天下之公也鄭貴妃即奉侍

勤勞以視天下猶為 皇上一已之私也以私

而掩公以一已而掩天下亦已偏矣偏則 皇貴

妃或得以愛憎弄威福於內其戚屬或得以愛憎

弄威福於外闈人侍妾又或將乘其偏而得以愛

憎弄威福於內外之間若然則賞罰云者將不為

皇上之好惡用而為內寵之好惡用欲其信且必未可也人主雖甚神聖其聰明不足以徧天下將必有所寄之寄之得其人則安不得其人則危非細故也邇年以來 皇上明習政務聽覽

若神蓋辨及左高察及淵奩幾於徧矣竊聞之道路徃徃二三羣小伺察而得之此可謂寄得其人耶 皇上非不知不得其人而姑寄之者其亦有不得已也蓋曰朕向以天下事付張居正而居正罔上行私一時公卿臺省從風而靡外廷之不

足信明甚故寄耳目於此輩示天下莫能欺也臣以為不然善為治者以全而收其偏不聞以偏而益其偏 皇上懲居正之專散而公之于九卿

可也若聚而寄之於此輩則居正之專尚與皇上為二此輩之專且與 皇上為一救之難為力也不更倍乎且此輩之始用事適 皇上

求精求治之初彼方見小信以自結其所指陳類依公義猶若未害久則陽公而陰私矣又久則純出于私矣若然則賞罰云者將不為 皇上之

好惡用而為羣小之好惡用欲其信且必未可也
德澤之壅法令之尼有繇也臣愚以為欲效忠於

皇上當自今日始欲效忠於今日當自兩者

始時讀卷官大理何心泉者諗於眾曰此生作何
語耶真堪鎖榜矣大學士婁江王公取閱之稍易
置二百十三名季時退自傷以為不幸不達

皇上即達死不恨矣適南京右都御史剛峯海公
屢為房御史所詆季時憤曰臣下皆自處於私奈
何望
皇上無私也於是與彭公且陽諸公景

陽合疏言之數其欺妄之罪凡七且曰人固有食
穢自肥而幸人之不我攻者矣未有執已之貪而
不畏人攻反欲攻人之廉且昌言於君父之前者
夫欲天下人為寰甚易為瑞甚難寰身享貪饗之
利而反得笑瑞之迂拙臣等之所痛心也昔司馬
光言小人傾君子其禦之之術有三曰好名曰好
勝曰彰君過而已今觀寰之詆瑞千有餘言槩不
出此曰欺世盜名非所謂禦之以好名者乎曰居
已獨清非所謂禦之以好勝者乎曰貶奪

威損辱。國體非所謂禦之以彰君過者乎。以寰之詆瑞吹毛求癥。宜無不至。而所據者不過如此。適足以明瑞之無他瑕玷。而寰之陰險窺覘亦無所用其狡也。陛下方重瑞惜瑞。借其人以風天下。而寰乃欲逆銷天下之氣節。抑慷慨之士。令無容足之地。是陛下之所褒。寰之所必斥也。士君子之所師。寰之所必擯也。以此仇正無恥之人。晏然居師表之位。驅天下之士而入于諂詐。臣等有裂冠冕而去耳。不與之竝立於朝也。臣等新進小生。發天下之清議。雖寰有奸如山不可動。搖然公論。既明人心自快。寰雖頑鈍無恥。亦何面目。一日立于東南諸士之上乎。臣等何仇于寰。何私于瑞。但恐是非之公。鬱而不宣。一端尚不足惜。如瑞者相繼而指為邪。則君子之道日消矣。一寰尚不足畏。如寰者相繼而傾賢能。則小人之道日長矣。剝復否泰之機。於是乎在。不可不為之深慮也。疏奏得削籍歸會南。太僕繼山沈公南臺警亭。陳公直指厚齋荆公先後奏薦。戊子奉旨起。

江西南康府教授季時念其母錢太安人老又善病不忍去左右遂致仕無何丁太安人憂服闋再起保定府教授累遷禮部儀制司主事有詔竝封三王於是又與張公文石等合疏言之已而考功郎趙公儕鶴司內計盡公不撓盡黜當路私人當路銜而計去之於是又抗疏言之謫光州判官季時無論立朝卽伏處田野乎其憂國憂時無一念不于君父傾注無一事不思于世路隄防先是己丑薛玄臺因南都耿總憲定向以不

送揭帖叅御史王公藩臣疏劾其阻塞言路當路大恚之座師內閣潁陽許公輒疏論玄臺吏科都給事陳海寧復望風排擊季時聞之仰天浩嘆上書許公曰閣下憤進士薛敷教之觸事陳言至以貢舉非人自劾且欲皇上救下九卿科道各陳絕綱何爲而正風俗何爲而淳允以爲無庸謀之九卿科道也朱子謂紀綱之所以振以宰執秉持而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天下之人自將各自矜奮更相勸勉而禮義之風廉恥之俗已不

變矣然則紀綱之正風俗之淳不在於以勢相脅
在於以道相成不在於使人不敢言在於使人無
可言耳近見吏科陳給事中言路一疏悍然以言
路自任而謂出於臺省為蕩蕩平平不出於臺省
為傍蹊曲徑不知言路者天下之公非臺省之私
也出於公即蕩蕩平平出於私即傍蹊曲徑陳三
謨曾士楚輩曷嘗不臺不省不言竟以為何如也
其云今日為臺諫者無事不得言言路不可謂塞
雖一學究得上書一市井傭奴得擊鼓而訟言路

不可謂塞即一二誤櫻

聖怒相率營救舉得

畢其忌諱之言言路不可謂塞其說美矣然言者
如李君懋檜劉君志選高君桂饒君伸等何不聞
其相率營救也豈惟不救或攘臂而助之攻無他
此皆櫻宰執之怒犯臺諫之忌諱者也間有一二
上櫻 聖怒相率營救乃杜欽谷永附外戚而
專攻上身之故智其上書擊鼓之云又無能為宰
執臺諫重輕者耳以此而遂謂言路不塞雖張正
正時此路固未嘗塞也何謂壬午以前為諱言壬

午以後爲輕言也。其云近時行險僥倖之徒託身
言路功名富貴操左券而收故蹀妄者爭趨頑鈍
者爭附以允所覩記如前五人外其建言者不過
黃君道瞻盧君洪春王君德新及允兄憲成以庶
官之夥三四年之遙僅僅幾人而止何名爭趨何
名爭附何名舉世輕言也。其以建言爲釣名爲掩
過爲躡位爲取捷徑夫是非有真名亦何易釣過
亦何易掩也。卽如彼附曾王反罵曾王天下終不
信其非權門之客昏夜受遺白日請禁天下終不

信其非壟斷之夫。至於躡位捷徑之說則徃時建
言諸公信有一二要亦晚節不終務爲容悅抑一
節自喜袖手旁觀者耳。設守其故吾矯矯不變則
進退維谷未見其位之躡徑之捷也。信若彼言必
使天下盡效彼無違夫子以順爲正京堂美職操
右契而收乃爲不躡位不捷徑耶。且近時建言者
每每有觸而云非無事而喟然嘆也。倘臨江父老
罪無可矜則道瞻不言倘皇上不廢郊祀則
洪春不言倘何尚書起鳴不搆陷辛左都自修則

德新等不言倘邵給事庶不請申出位之禁則懋
檜等不言倘戊子順天科場毫無弊竇則桂等不
言倘耿右都定向不逢迎當事而以先發後聞參
王御史藩臣則敷教不言何得諾建言者不啓塾
而雷鳴不嚮晨而鷄號也其云今日時異勢殊既
無巖嵩張居正之威福又無鄢趙曾王諸人之阿
比何得有楊繼盛艾穆鄒元標之慷慨夫以堯舜
之世克艱不輟誨慢游不輒規贊襄不輒勸損益
不輒警其亦何嘗不慷慨也豈如彼狃于陳三謨

會士楚之從容便以慷慨爲奇而謂堯舜之世無
得有是乎且彼乞墦丐子反復趨附以苟饜足自
其常態宰執大臣富貴已極豈有未饜何苦爲彼
曹所弄徒以益人之富貴而損己之名實哉又見
童儒試於有司奔競成風孤寒徃徃擯於府試致
書邊南亭郡伯言之豐城李見羅先生坐雲南報
功事被逮麗于大辟輿論寃之廣東布衣翟從先
欲詣闕申救不遠三千里特過涇上商於季時
季時喜曰甚善布衣又欲進澄海唐曙臺所輯禮

經於朝季時卽復喜曰甚善竝爲代具疏草平生所淡惡者鄉愿道學謂此一種人占盡世間便宜直將弑父弑君種子暗佈人心一日喟然發嘆涇陽先生曰弟何嘆也曰吾嘆夫今人之講學者先生曰何也曰恁是天崩地陷他也不管只管講學快活過日先生曰然則所講何事曰在縉紳只明哲保身一句在布衣只傳食諸侯一句先生爲俛其首又一日讀朱子集有曰海內學術之弊只有兩端江西頓悟永康事功季時曰此弊於今尤甚因取集中無極辨王伯辨與允論及兩端者輯爲一編名曰朱子二大辨涇陽先生爲序而行之又摘其論及治道者輯爲惟此四字編而自爲之序居恒呐呐如不能出諸口及遇可否紛紜刀斬斧截大指一依于正不喜爲通融和會之說有疑其拘者語之曰若大本大原見得透把得住自然四通八達誰能拘之若於此糊塗便要通融和會幾何不墮坑落塹喪失性命吾輩慎勿草草開此一路誤天下蒼生聞者咸悚其論人或反世之所

百眼便是
英雄

褒譏每於一言一動間斷其生平毫髮不爽其壽
事或違衆之所成敗徐而按之若合符節錢啓新
先生嘗言吾黨不乏有心人至推有眼者須首季
時也性孝友事兩尊人懇惻淡至有以曲當其心
涇陽先生舉丙子而南野公遂棄養兄弟間語及
輒相對歔歔且相勗曰吾父居恒好稱范文正公
之爲人此是萬物一體胚胎念庭周師分俸佐讀
命無受此是鳳凰翔於千仞風格吾兄弟當無失
此意其奉錢太安人依依膝下無異嬰孺癸未舉

南宮不卽廷對者以太安人也不赴南康命者
以太安人也性甚介取予纖毫不苟壬辰謫別駕
光州差歸中丞景默曾公檄所司致俸薪謝不受
越十四年繼撫中州者復修景默故事季時屬涇
陽先生固辭之曰吾不可以欺曾公也計後先所
積可千金季時歿而州守璩公又以二百四十金
爲賻兩孤以季時志告於几筵而返焉性慷慨好
行義邑大稜餓孳載道季時廩粟僅盈百輒捐其
半以賑其業師尤公張公歿竝爲經紀其喪門人

孫申卿以遺孤托悉力維持不恤恩怨性好靜每
日兀坐一室好整案頭惟難書一帙卒業而後易
之諸一切文具及鴈礪之屬位置有常好朴衣不
求華食不求精取給而已左右使令蒼頭一二人
間行里巷角巾布鞋遇者不知誰也丙申九月病
不食者四旬涇陽先生以間問有痛苦否曰無之
有欲言乎曰無此時惟凝神定氣以待天機且欲
爲此身計此身非我有爲子孫計一人各有一乾
坤吾無與也其超然於死生之際如此久之竟愈

又十一年而卒得年五十有四或有問於涇陽先
生日昔明道象山兩先生皆得年五十四季時與
之同壽其到處可得言乎先生默然久之乃曰弟
庶幾能見大意矣往者與弟燕坐予問曰近日做
何工夫弟曰上不從玄妙門討入路下不從方便
門討出路畢竟如何是恰好處予曰須要認得自
家弟曰弟默默自忖性頗近狷情又頗近狂如之
何予曰試舉看弟曰居恒妄意欲作天下第一等
人不近狂乎反而按其實尚未能跳出硜硜窠巢

也不近狷乎竊恐兩頭不着也予曰如此雖欲不
爲中行不可得矣弟曰此甚難言今世所謂中行
大率孔子所謂鄉愿也弟何敢效且弟揜點病痛
是一個粗字去中行彌遠予曰此却是好消息惟
粗定不走入鄉愿路矣乃所以與中行近也粗是
真色練粗入細細亦真矣狂狷原是粗中行中行
只是細狂狷不出一真若不論真與否只論粗細
鄉愿且有細于中行處非特狂狷不如也弟曰粗
之爲害亦正不小猶幸自覺得耳今但去密密磨

洗予曰尚有說在弟謂性近狷還是習性情近狂
還是習情若論真性情兩者何有於此叅取明白
方認得自家既認得自家一切病痛都是村魔野
祟不敢現形於白日之下矣弟曰此性善之旨也
弟亦曾煞用工夫來及臨境這病依舊又發熟處
難忘可奈何予莞爾而笑弟懷疑而去越日侵晨
遽過予齋謂曰弟今豁然昨多却一疑且如人欲
適京水則具舟楫陸則具車騎徑向前去無不到
者其間倘遇艱阻只須耐心料理若因此便生懊

惱甚者且以爲舟楫車騎之罪欲思退轉別尋方便誤矣余曰如是如是弟復曰原來孔子拈出中字正要喚醒狂狷自是精神歸一心體漸平天假之氣夫孰測其所至哉夫先生所謂認得自家其旨甚微季時自見本色蕩平正直爲之卽是更不必添入較量非其平時賓主之分素明決見不至此此可以識季時之大矣而攀龍則追惟曩昔季時謂余曰世態易陷人學術易誤人子其慎諸余曰學亦有誤乎季時曰噫難言也余因歷舉諸家

季時曰姑舍是余曰子之意何居曰繹孔孟微言守程朱家法庶其少差乎余於是始知所向先生又曰予之於弟相勸相規忘爾忘汝其怡怡也旣爲道義中天親其切切惓惓也又爲天親中道義此其相與爲何如耶豈惟先生卽余三四同志親而愛之敬而畏之實異姓之天親同儕之師保也嗚呼已矣所著有小辨齋偶存小辨齋者季時讀書處也

大程化次程大兩顧先生頗近之叔大而季

方也然叔不自居大而居於真季不自居方而居於粗學者心事如此讀至有眼者必首季公更令人起不得大用之恨

劉本孺行狀

天之爲國家生才也有一時之事必有一人當之蓋不常之事非常人所任必生挺特奇拔之士一舉而振天下之聾瞽夫然後常人之心不爲憚人所奪天下之一亂者可一治則吾本孺劉公者是也當萬曆甲辰乙巳間四明相當國伎沈歸德

相又以假王事伎江夏鄭宗伯其徒乃爲妖書中之引繩批根思一網異已者會大計諸奸多麗考功法相蠱惑

上謂計典不公盡復言官之黜

者畱察疏不下人心憤甚莫敢先發公乃抗疏畧曰朝廷磨礪一世伸正絀邪以端揆大臣無樹私交無作好惡無朦上而箝下彰善癉惡佐

天子持衡焉不意今日乃有罔上行私如首輔沈一貫者又有頑鈍無恥如刑科給事中錢夢皋者夢皋爲人臣無暇毛舉癥索跡其推年例而妄奏

求容掛察典而乘機建議壟斷如市士林不齒迨
 至兩蒙 留用因蠱惑 聖衷猜疑部院併考
 察全疏亦申格矣臺省被察諸臣槩留用矣 國
 家代守之典章屑越於一朝朝野馭聽僉謂夢臯
 之黨陰謀叵測將異日種種僥倖之門從此闢也
 甚可慮也夫使夢臯羞惡未滅亦宜驚彈射而斂
 迹胡乃恣起風波動駕言於楚事含沙反射蔓衍
 何極僉謂夢臯之黨機鋒叵測將異日種種傾危
 之際從此聞也甚可畏也夫使政府無私人則奸

慝寧壅於上聞邪謀亦安能下逞乃一貫實為戎

首秉政以來不聞輔佐 皇上救生靈於塗炭

者何事起忠良於擯扼者何人年來比昵儉人乖

謬尤甚即如考察一事 皇上豈有愛於夢臯

而故矚之豈有私於臺省諸臣而獨寬之蓋繇一

貫曲庇私人內則假公以朦 上外則挾威以

籍下既借 皇上之權以伸其意復竊 皇

上之德以固其交使守法者抑勒無聊席奧者高

張無忌將來誰肯為 皇上觸權要持 國是

乎一貫之敢於欺罔如此所關治亂安危之窾會
良非細故幸
皇上自為
社稷計疏奏

神祖玩之不巳意不忤也下公卿議四明及其黨

經營百端謂不廷杖公議不可息會雷震郊壇等

木
上懼反杖旨繼公疏者兵部郎龐公時雍

有
旨皆削籍南臺省陳公嘉訓孫公居相相繼

極論四明乃罷去當是時公直聲震天下公歸十

六年庚申
神祖遺詔徵言事廢棄者起光祿

少卿辛酉三月至京是時遼瀋陷沒舊贊畫劉國

縉以招撫南四衛官民為名擁數萬眾入內投揭

督餉侍郎令發天津登萊船南濟公上疏曰國縉

投拜李成梁稱義兒與如栢如楨結昆弟狼狽相

倚為奴酋腹心種害遼左李成梁棄地私奴酋以

朝廷疆土國縉代為營賄倖免誅夷使奴酋得

恣意兼併驚焉薦食無窮禍本實基於此李維翰

紅旗催戰玩寇喪師撫順失守楊鎬繼之密與如

栢主和戎之策獨忌劉綎為當戶之蘭故令杜松

出撫順布置私人誘入奴伏松與劉綎血戰以死

一則寸骨不存一則合門碎首如栢爲諸將領袖冷眼旁觀令箭之招適與轉合是兩名將與數萬官兵實鎬與如栢殺之國縉一當贊畫之任首疏力保鎬與如栢而反欲坐杜松以違制此何心哉。楊鎬線索懸於如栢如栢線索懸於奴酋而國縉乃線索中傀儡挈之東則東挈之西則西惟所命之總不失義兒本來面目國縉主用遼人冒帑金二十餘萬究竟所稱土兵三萬曾得其一臂之用否國縉贊畫行徑大率如此已而被參解任踪跡詭秘不知東還已後作何勾當一任蹂躪屠戮之慘獨脫然於千鋒萬鎬之中直待河東盡沒腥羶河西危同累卵國縉不後不先突如擁衆以入衆至數萬不爲單弱況東山曠徒素號驍勅矢不降虜國縉既能招撫四衛官民亦可收曠徒之用曷不就彼中糾合團聚牽制奴酋以自贖從前之積孽而乃遽欲闖道登萊天津竄處內地意欲何爲。況遼瀋之亾皆以降夷爲內應今數萬之衆保無奸細攬入其中果爲國縉招撫者或別有指授亦

不可知夫一國縉耳今日若能招撫逃亡昔日必

不扶同賣國昔既惡其賣國而黜之今忽信其招

撫而收之呼吸安危豈容嘗試自遼事發難以來

猛士捐軀叛帥反噬今日震竦人心之機全在刑

賞操縱刑賞之權全在果斷有如功罪已分彰瘁

莫決坐令戎行勝氣漸銷磨於廷議紆緩之中甚

可惜也即如楊鎬李如楨天下皆知其可殺而司

寇不請蚤正刑章故為縮朒以啓戎心而開倖竇

況如楨爪牙羽翼徧滿長安為寇窟穴今所在大

索奸細而獨置巨奸於肘脇恬然安之亦大左計
矣 上日所奏關切機宜下部議覆部畏國縉
之黨不覆也而兵垣請擢國縉為東路巡撫者則
格不行公素強無病京邸忽病不起矣公名元珍
字伯先本孺其別號也歲庚子公為南職方有垣
長握六篆操諸司權莫敢與抗者公每事必理折
之垣長曰此郎君不可與爭鋒輒唯唯聽命公益
核軍需之假冒黜選鋒之羸弱裁操賞之冗濫歲
省金錢二萬有奇乙巳言事歸與顧涇陽先生講

此謂即署
無權可行

此謂南曹
無事可做

高子遺書 卷之十一 王啟

庸夫必有
蛇足之疑

學東林自喜得歸宿地錢啓新先生行同善會於
毘陵東林益暢其義邑中好義者百餘人應之忠
孝節義之貧者有助鰥寡孤獨之賢者有助公與
陳志行葉身之安小范及余五人主之亦有言林
中人不應爲蛇足者公毅然不惑至今行而安之
吾輩與斯人之徒木然不相關自身痛癢不自知
可以稱人乎於是知公之所見大也公少苦貧故
勤於理生而恤人之窮未嘗意倦性方嚴尤肅於
閨門而體人之情未嘗不周嘗曰家衆造惡皆繇

合此便是
真道學

放蕩必示以不可犯之法至於臨事詔之當先語
之當悉勿以不言之喻不戒之孚望蚩蚩氓公十
六年林臯無念不爲國杜門不與外事無念不爲
民章善鋤兇昭雪冤抑矻矻然惟力是視嘗有知
交當路蘇之富民被誣陷大辟者投暮夜金公怒
叱去之徐廉其事冤也密爲雪不令之知其不愧
獨知如此公於世浩浩獨徃余每謂公乙巳疏爲
閒曹建言法夫楚宗駢戮妖書煽虐天下岌岌矣
馴至考績大典羣奸亦從而奸之小臣不敢言大

有人言卽
謝曹可以
無言

先生詞氣
亦平獨此
之多少慷
慨磊落之

公
想見劉

臣不敢言臺省不敢言公於其時睨而自視舍我其誰是所謂天下一人也自是諸賢繼起共拯天下之溺一言而開物成務建言者法也間曹建言者法也公之功大矣天不使之長年弘濟天下何哉公弱冠成進士卒年五十有一所著有文訣文衡依庸絮語三畏堂素業湖畔逸農遺稿藏於家公之大節表表細行卓卓總其大都曰剛曰明日忠曰義嗚呼世豈可無斯人哉有斯人而使天下知天生人才自足備一時不測之用為人臣而敢

於欺其君者未得遂長驅無礙也於是乎銘曰太湖三萬六千頃浴日沐月天地闢上有羣山儲真精龍颺虎蹲護其脈湖山森聳若執圭湖波隱見如拱壁山環水迴自千古下為光祿劉公宅形所托兮來寧茲神何方兮無不適有時吐氣成長虹猶能三禡奸雄魄

正按

神宗朝櫻鱗易彈權貴難相機而

言有救於世道尤難然必居鄉之日行事真為民始信其立朝之日言事真為國倘動輒

畏譏冷落斯人卽矯矯風節疇卜其所懷乎
劉公行同善會決蛇足之疑則建言可師直
以愛君懇誠非獨貴其中窾會爾

山西布政司右布政使中嵩王公行狀

王公諱述古字信甫號中嵩開封禹州人也生而
聳秀神采英特年二十五舉于鄉明年成進士令
富陽以治行最調崇德丁郭安人憂服闋再令內
丘尋晉刑部主事歷郎中甲辰出守常州丙午外
艱歸服闋再守保定晉山西副使兵備陽和再晉

按察司使再晉布政司右布政使奉 旨遇巡撫

缺推用偃蹇除目者久之卒于陽和公爲令不屑
簿書期會第持大體君子之至其邑倒屣奉教不
啻飢者之得珍羞貧者之得珠貝于庸俗不屑也
以是不諧于世其在比部妖書事起公司楚當胡
化獄妖書者四明相私人爲相除異已詭起大獄
挑 聖怒爲一網計相異已則歸德江夏也會

胡化報阮明卿怨誣奏妖書出明卿手化江夏鄉
榜諸人謂江夏實爲妖書懼敗故令化誣明卿以

脫已相直以囑司寇司寇直以囑公欲榜掠化令
化指妖書出郭正域以及歸德公正色曰若是則
分宜江陵再見今日司寇曰不然此公論也公曰
誰為公論曰公論出臺省公曰臺省何人曰某某
公曰天下有公論未必臺省臺省有公論未必諸
公會鞫自見及會鞫御史大夫溫純司禮陳矩秉
公不阿再鞫胡化公立具疏送大理諸人大譁唾
司寇為司官所持司寇亦大譁唾公大敗我事劫
公入郭正域名不可劫公重胡化罪不可劫公禍

且不測公怡然甘之卒不勿原疏一字疏上

上覽之曰盡是誣妄發閣依擬妖書坐傲生光大

獄解而楚藩勘疏至矣事又當公司司寇以華越

謀害親王當論死江夏王使宗室當如越罪公從

容謂司寇曰今日之事未論義理先究利害宗室

乃 皇帝天潢假令楚王果真華越果誣親王

以誣奏自殺論死何疑今事有大不然者欲駢戮

數十宗室楚宗聞之勢必戕殺撫按大亂之起誰

則為之忘 國家之事忘身家之禍以佐人之私

知者不爲也。司寇曰：然，是何等事！直驅我，召獲半事，得不行于後，戕殺撫臣，卒如公料。守常州，恬夷廉靖，守一正以抑百邪，大義所在，當路欲移毛髮，不可試士，不入鄉紳一竿牘，不聽縣官一揭請，通國非之不顧。尚衣大璫道經毘陵，公絕不與一介璫，大不堪言于直指，欲愬之朝，直指令少府劑之。公報少府有曰：幸語披君，勿以側媚相望，其勁立類如此。在常三年，一時正色稜稜，如高秋新霽，天宇如洗，善者愈自濯磨，不善者抑心向化焉。其在陽和正當代，藩勘報忠順，婚封代藩之廢，長立幼也。四明與晉江王之蓄機不測，故一時有識之士爭之甚力，得行撫按，勘議汪中丞據各道申報，欲先疏其事，行邊自登出以示公公，曰：大誤矣！一誤獲罪千古中，丞諫曰：何謂也？曰：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祖宗定法，古今通義也。親郡王娶有內助妾媵，不論入府先後，已未加封，所生之子皆爲庶子，如無嫡子，庶長承襲，定例也。鼎莎皆爲庶子，鼎謂非庶長乎？親郡王妃病故，如已有子，不分嫡出。

庶出俱不許選繼妃定例也代王有庶子二人張氏安得進妾為妃。芑莎安得改庶為嫡乎。中丞曰芑莎襲封庶子已奉明旨奈何。曰有秦府例在嘉靖二十八年秦府恭和王秉樵庶第一子惟燿庶第二子惟燧正妃楊氏故內助邵氏違例請封為妃惟燧邵氏所生遂得襲封王爵亦已奉旨奏辦累年禮部尚書徐階等會議郡王妃故但有庶子止許選娶內助今惟燿之生在先邵氏進封非例惟燿于倫序實係庶長惟燧于常法自難稱嫡。

遂得旨改正前後二事實相胷合中丞豁然自是會勘搖撼百端中丞屹不為動代議遂定公滿三年考中丞疏公績曰當會議代藩廢立之事本官簡查條例首倡公論斷斷乎有扶持綱常之志議封之虜使紛來而處置之方畧常定折服犬羊無敢越志君子謂公之見卓矣中丞之虛中無我難哉。捨會物故請封事起邊將以賂五路為良策五路挾封議為奇貨不決者五年矣公至鎮熟察虜情既得要領言于當事曰夷性許一索十後

卽爲例最難開端若循徃例毫不增減其心自定。且忠順求婚兀慎擺腰等酋求賞其情更切擲柄在我儘可操縱何故倒持反授人柄賄一日不斷則封一日不成求成反壞求急反緩職此之繇當事者亦以爲然未免時動于積習之口公持之愈堅五路擁衆城下不懾制府動色相加不懾同事者以貽悞邊疆相坐不懾毅然以去就爭之壬子忠順亦故癸丑卜酋叩關會撫夷馮大梁通虜事覺亡去浮賞盡革虜使絕望六月九日帖然受封

徃封摺會撫賞八千餘金今費二三百金矣公又請于當事曰順義承襲已經三封依樣葫蘆倉卒結局國家不恡金錢玉帛以餌虜虜亦不難交臂屈膝以順受我以厚賂愚彼彼以虛名愚我兩相愚以偷旦夕之安且令卜酋名雖受封孤雛腐鼠力不足號召諸部五路狡詭恃功要挾素囊鴛鷺不聽約束將來戎機尚在叵測爲今之計宜上下勤思講求足兵足食之策可戰可守之具不宜今日稱功伐明日議陞賞希一時浮榮而忘後日

之實禍也然封事紛紜數年了局一日不能不加
酬賞公亦得推用巡撫之紀錄焉會中朝門戶
相角公貽書所知動以漢宋黨事相警乙卯鄉試
式士之錄至有以六經亂天下者公乃昌言曰自
古小人傾陷善類誹謗正人止于誅芟異已未有
及于六經者誅芟六經自王安石廢春秋始目之
爲腐爛朝報熒惑神宗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
設官經筵不以進講國論無所折衷而宋一代之
元氣命脈斬絕無餘其究使夷狄亂華天翻地覆

者百餘年今乃以宋儒倡道學以道學本六經遂
以六經爲亂天下而有餘又以六經出孔子孟遂詆
孔子孟爲儒生之學伸黃老於六經之上悲夫孔孟
六經乃亦得連坐法乎蓋自王安石所未敢言當
吾世始于斯時也天下岌岌乎殆哉不至三綱淪
九法壞驅一世而禽獸之不止凡讀六經孔孟之
書者義當何如也公之齟齬於時偃蹇除目者以
此高攀龍曰予與公同舉進士同出高邑趙儕鶴
先生門一時同遊士交自勉毋爲不義爲先生羞

而予與薛以身敷教同爲常州人公與歐陽若谷東鳳同爲常州守四人相與更深公之學素精天文律曆後乃知其進于道也一日公寤寐中忽見晦菴先生謂曰道生于坤兩生道也公曰然惟一故通萬物之神惟兩故神天下之化自是觸象入神見超物表嘗曰人必通天地然後知化育知化育然後知孝弟知孝弟然後知性命知性命然後知禮樂知禮樂然後知鬼神又曰人心一動靜也動靜一天地也又曰四時行百物生默識之義也

默識章是聖人做不了事何有于我與堯舜猶病意同又曰五行先天也五事後天也夫子告顏子爲仁直以天道傳之視聽言動之禮肅又哲謀聖也直下承當而曰請事斯語由已而復矣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又曰孟子夜氣是萬古求仁時候觀是見公之所詣公舉六經子史疏于四書之下名曰屑考別有易筌律筌曆筌蓋仰觀俯察終日沉酣義理宜其臨事卓然不惑豈偶然哉公于郡邑見能臣幹辦于朝廷見大臣丰采于封疆見重

臣勲猷于萬世見名臣軌範一言一動皆足垂世立教伏惟大君子採而著之以爲信史

江西安福縣知縣台卿夏公行狀畧

嗚呼以余狀台卿胡稱畧耶台卿以壬辰釋褐余以壬辰謁選儼舍相比動息聽覩也以是知台卿最深其冬余以使命歸其明年台卿受浮梁令歸而後先喪其二尊人乙未下帷吾邑孫慎所氏丁酉服闋謁選得新喻令已復調安福蓋九年中晤言不數日在二邑之間聞問者一而已凡余狀台

卿余耳目所及也又安能盡徃台卿未第時受業於顧涇陽先生先生器之台卿謂余曰吾以經生言求顧先生耳先生乃時時及孔孟微言時事肯綮于經生言不屑也而余是年經生言顧獨進又曰吾最拙于覽記咕嗶終日不能得數行成誦而心獨好姚江傳習錄玩繹者久之意到成文汨汨乎出之不難也乃知人心萬象自備不假外索以是台卿益自信爲學一反求之心辛卯舉于鄉北上涇陽語之曰子徃無失李見羅先生蓋是時先

生方受誣繫獄于是台卿卽從獄中受脩身爲本
之旨苦思力踐晝所爲夕必書之卽夢寐有非是
大自切責得毋負李先生其墨守精專黃霸之於
夏侯勝不啻也旣乃慨然曰受其學不爲自其冤
可乎抗疏曰臣惟人主所以不勞而化天下辨君
子小人俾舉錯刑賞之當而已今陛下欲禁人臣
欺君罔上而欺君罔上之罪乃加于正直忠良之
臣欲禁人臣黷貨殘民而黷貨殘民之臣乃反得
安富尊榮之實如李材蘇鄮是也夫李材何如人
也臣嘗反覆觀其所論著考其鄉評稽其政事是
實能以聖賢爲師者也豈其忍于欺君夫蘇鄮何
如人也仕宦所至金寶盈箱匪獨其民切齒道路
之人唾罵不啻矣自古未有君子而不見疾於小
人今以材若彼以鄮若此而論材者非他人鄮也
陛下信鄮之言謂材說謊臣以爲材未嘗說謊也
善戰者貴在平定安輯而不在殺戮論功者當論
其勦撫合宜而不當專論其功級今材以夷攻夷
因勦而撫未嘗損國家之一卒用國家之金錢而

卒使遠夷懾伏近夷歸命一方底寧其功豈不勝于數萬之級耶鄧也以傾材之故過匿遠夷之貢削易其通貢之文誣忠良誑君父是說謊未有甚于鄧者也今諸臣之救材者多矣然有憐材之情欲動陛下好生之心者有惜材之能欲開陛下使過之路者是皆憫材之寃無奈聖意之不可解故委曲其詞以求濟也臣以為不然陛下天聰天明苟不實知材之寃鄧之誣而肯為臣下好言動乎夫材陛下之世臣也功臣也材之父曰遂也為陛

下殲倭夷奏膚功矣當材弱冠時已與幃幄效籌畫矣及材官廣東羅旁百年蠢動之蠻也材殲之建城邑矣石城電白之倭一旦卒然之變也材殲之無遺類矣及材官雲南收蠻莫破緬夷撫孟養守在二千里之外遂使滇南之藩籬固而門戶安矣是材未嘗無功也安肯飾詐而自棄其功乎夫百官陛下之耳目也何私一囚繫之人如撫臣如科臣知道臣如部臣交章救之不巳遠方之民陛下之赤子也何望于一囚繫之臣如廣東布衣翟

繩祖雲南廩膳闔世祥舉人朱萬元貢監姚唐臣等萬里風霜叩闕哀鳴之不已陛下耳目之言不信也赤子之言不信也乃獨信一鄮夫鄮也浚民既厚自衛益工故罪狀已著止于降調未嘗追其賊又未嘗正其罪天下將謂陛下之待小人如此其厚夫材也國人矜式皇國干城一遭誣捏百口不辯沒其功又復致其罪天下將謂陛下之待君子如此其刻也昨者朝審之日朝之賢士大夫見材囊頭屢按纒纒道途無不欲歔欲泣臣退而思

之陛下何以信鄮之甚罪材之深而忽于天下之公論如此則皆諸臣之過也諸臣救材者皆委曲其言而未嘗以實告陛下也臣以爲即使陛下必不赦材而天下之是非材之功罪鄮之欺罔必不可不明告陛下謹昧死以聞疏入不省而士論快之及三王竝封之旨出台卿又自以辦事儀曹力爭不可疏復不省而台卿之丰采益著矣及選浮梁令未抵任二尊人相繼隕喪悲號嘔血幾不起既畢力治葬家四壁立不能餬其口以吾邑孫氏

去涇陽先生之居近下惟教授諄諄以兩先生知本之學開迪學者既滿喪補新喻令邑民多訟台卿廉得訟師數人籍於官各給號簿民有訟者使據情為辭情辭一不當則答之先時民被訟者吏匿其詞既訊復匿其案以鉤得民財台卿令告者直書詞于牌牌發該里兩造備立訊訊畢即示以判民不欲終訟者竟已之不必至官府總功以上之訟諭以至情令即庭中講解各相悅已令告者毀其詞毋起後釁人人意得去不半暮而訟簡十

之七邑人多盜有一家父子祖孫以盜相紹述有一村數十百家以盜相糾結台卿廉得之即令備一境盜每盜發即令捕獲不得即令償民所失功則照格敘之盜立屏息于是胥吏無所從得民錢至有訓蒙吏舍中為販賣於市者當是時旁近縣人人願得台卿為令而安福縉紳多顯者遂調安福台卿自喪其父母毀病未良已在新喻病間作台卿不自恤病以堅志疆力治之政成而復奪之安福然安福吏民望台卿眉宇心折矣台卿亦念

可疎節濶日休養而安全之民以訟來亡輕重輒入入而兩造彌月不至置不問束矢之贖一無誅焉第惓惓於勸親睦舉訪民間孝悌力田者旌別以風之縣西南多種靛其始卽山谷瘠棄地自後民歆其利徃徃以奴子凌其弱主台卿至卽爲厲禁犯者繩以重法邑中有魁盜黨連甚衆行劫吳楚間善以邪術自解免一再捕輒逸莫能得比得而在事者又以無左證欲釋之幸未果釋竟莫能決以法台卿曰一盜之不忍而諸無辜忍乎立杖

殺之民至焚香相慶然台卿卽雍雍與民而廉隅頗峻人莫敢暱其民見爲鸞鳳其豪見爲鷹鷂於是諸有力而不勝其犄笠者伏戎於莽矣而台卿又苦病辛丑上計訖事自念朝露之軀與世杌鑿何苦煩賢士大夫調護爲遂乞教授衢州就道而病浸劇竟卒于瓜埠得年三十有九卒之日桐棺三寸委于荒野遺言誠子弟躬耕自食希賢聖之學以仕宦爲戒噫可悲矣台卿諱九鼎號璞齋生平爲人侃侃卓卓秉禮蹈義少時家極貧雅自負

荷不失一頓笑驟而試之妖冶艷麗無所動驟而
驚之鬼怪險巖無所懾片語出狡者輸誠貴倨者
降氣糾紛者立解蓋自諸生時已屹然重於其鄉
云

台卿我嘉善人也實無宦囊今其子最貧

祭文

祭顧涇陽先生

吾聞之孔子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謂之大臣若先
生者斯爲大臣乎吾聞之孟子先立乎其大者則

小者不能奪謂之大人若先生者斯爲大人乎先
生之學大無不見其要主於明善究無善之弊將
以明善者滅善故如救焚拯溺汲汲於幾希之辨
先生之精神大無不徧其要主於好善要約同好
緝民彝之一線見不善人之傷善以爲是絕國家
之脈而裂其咽故不惜大聲疾呼如衛父兄而扞
其頭面吾嘗謂先生具千古之眼高燭萬類而破
大道之鍵故落落第二義者曾不足當其一莞具千
古之腹含茹萬有惟吾斟酌故一切好醜異同曾

不足礎其寥廓具千古之骨其于世俗蕩巢夷窟
苟非志之所存三公萬鍾曾不埒于毛髮此則先
生所以爲大而莫之與越嗚呼吾于世而未始見
似先生者指可幾屈況乎吾錫詩書記載更四千
餘歲而文章理學名節忠義實惟先生一人之始
鳴泰伯來而梅里片墟闢東南之草昧先生出而
涇皋撮土萃宇宙之文明猗與先生豈以七尺爲
私百年爲期而吾乃區區以生死爲先生悲顧哲
人之萎士將疇依使吾儕買買焉如孩者無提而
不立如瞽者無相而罔之有心如摧有氣如靡乃
吾之所自爲悲

公祭薛玄臺

自兄之亡也天下之言曰嗟乎失一古人矣乎孰
有如吾玄臺不雕不鑿純任赤子良知良能之天
者乎國之言曰嗟乎失一直臣矣乎孰有如吾玄
臺進不求利退不求全國有大奸奸有大慝萬死
臨之奮然而前者乎鄉之言曰嗟乎失一仁人矣
乎孰有如吾玄臺人屈如已屈人伸如已伸爲匹

公自偏也
時世得其
則平也

夫匹婦復讐四境恃以無寃者乎嗚呼兄之存也
世不便於兄之至清而形其濁至方而礙其圓皆
執其似是之中而病兄之偏及兄之亡失兄之用
而後知世之滔滔人趨其便獨缺此不便之一途
而兄乃所以救其偏況吾三人者生同鄉舉同籍
學同道年同好無或旬時不相見而相念也無或
一事不相質而相規也自今已矣孰有如兄死吾
不善使必改翼吾善使必遷扶其暮日遠途使不
顛也乎嗚呼兄之操持三公不易亦不苟於一命

萬鍾不顧亦不苟於一介惟其垢衣菲食畔援者
曾不得以攻其中堅此吾之所以服膺而拳拳使
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兄其鑒予之斯言

祭安我素

嗚呼公之得於天者快矣足矣弱冠登朝服宦
清署四牡駢駢幾遍寰宇自乞南鈴依依孺慕解
組歸來悠悠杖屨戢我田廬築我場圃子孫盈前
甘飴分哺屈指人間幾如公之所遇幼於制義遊
戲而裕長於詩文指顧而具渾然天成從容雅度

墳典浩茫流窮源泝性命微言心怡神悟屈指人
間幾如公之所賦孰不欲富公脫其笈素封之業
舍之罔顧孰不欲貴公恥其鶩臺諫之要違之弗
慕觸忤貴臣幾就剝錕廿年錮籍安之如素屈指
人間幾如公之所樹名花佳辰良朋畢聚皓月清
霄芳樽滿注竹木叢蔭無幽不赴山水名區有勝
必佳蒲團晏坐藜杖緩步借衆爲樂與物無忤公
有閒身倘諸閒趣屈指人間幾如公之所務嗚呼
公於細事柔若嬰孺大義所激矯若脫兔公於臧
否二緘甚固民瘼所關矢口而吐公於清歡翱翔
軒翥憂時之憂展轉寐寤公於江湖浩然遠去心
懸魏闕無微不慮所得諸天享諸身者亦旣快然
具足於志無惡或以爲年不足待其所遇位不足
展其所樹作述不足盡其所賦丘壑不足盡其所
務造物者固將畱其餘以爲後人無疆之祚

祭長興令石雲岫

嗚呼長興之變非始於長興也甲子元旦之變非
始於甲子元旦也其所從來者久發於長興者官

真則盜畏也。官真必爲國家安地方。除盜賊盜安得不畏。安得不思除之。以便行事。故長興之盜非劫庫盜也。欲據邑叛也。公逸則盜恣屠殺焚掠矣。民鳥獸散。盜有城矣。不意公直身當之也。彼以爲得令無不得志焉。不意劫獄囚無從叛者。皆曰寧死不背石爺。士民且動地起盜。於是思挾令出城。又不意公視死如歸也。殺一簿持首示之。公恬然曰吾爲令乃護盜。吾卽活何顏見長興父老。於是盜知事不成。殺公矣。夫以公之明聞難而不亂。豈不知脫身避盜。可以擒盜。然公避而邑殘矣。盜勢張矣。盜勢張卽事不可知。於斯時將出城乎。否乎。出城則棄城。不出城則死。與其死而成盜之事。孰若使盜事不成而死。而盜亦遂墮。公計中夫殺貪污吏者。或可倡亂。公則民之天也。胡可殺殺貪污吏者。或可逋竄。公之死則爲明神者也。胡可免甚矣。盜之愚也。公三楚豪傑。國家方倚爲棟梁。柱石而天之生公。僅以殉長興之盜。完長興之民。何耶。節莫大於致身。致身惟義所安耳。義無小

大也抑天之意若曰茲盜也擒則星星縱則燎原
非公不能殄也特委公與今天下萬姓膏原野其
初起於一人畏死委而棄之以成大難特以公示
之式與夫盜之殺公不過以公能捕大盜靖一方
殺公而吏無復有捕大盜者不知公不死盜尚活
公死盜獲是盜之殺公自殺也何益之有而他盜
或自此悔而爲良民與然則公一人之死免萬姓
之死欲使天下無二心之臣無二心之民其志大
矣其功大矣其死大矣非國家所倚爲棟梁柱

石天所以生豪傑之意與哀哉

石侯烈丈夫也先生更多其智計

祭丁慎所

維公鍾山川之間氣稟天地之正氣質剛骨勁見
大識超故能歷挫抑甘厄窮百折而東不餒其浩
然之氣當其官中翰也矢口而明當世之弊時以
爲賈長沙之疏與世遂不相臭味一斥而歸沉寂
田間者數年再起儀郎復矢口而明當世之弊時
以爲汲長孺之懃與世益相鑿枘於是鍛其趨絕

其轡至欲割以大盜之刃一決目中之刺甲子之
元晨賢令之被弑一邑震惴若將隕墜公奮不自
計流言矢集屹無所避擒盜寧民大亂以治夫侃
侃者廟堂之義也恂恂者鄉黨之制也公以一意
行之危言者有道之遂也遜言者無道之劑也公
以一節出之鮓之巧言也朝之令色也二者兼而
得免於今之世公皆反之其不容於世而猶得全
歸其身固天之寵異鬼神之擁衛嗚呼公於世道
可謂鞠躬盡瘁鄙夫憤之鄉愿笑之至其浩浩正
氣所謂生與俱來死與俱往者衆之所棄公之所
貴足以千古不敝豈與一時爭區區之隆替

祭陳思崗

嗚呼吾方與兄訂匡廬之約相與參疑證悟明此
一事兄亦欣然期吾以此事甚大決不可負而孰
意期我之年卽兄棄我之年乎方兄訃之至予方
與客會食投匕而起予平生涕淚甚不易獨聞兄
訃聲入淚落不知其所以然此見兄與予相信之
至專是時卽欲急走兄里憑棺一慟而疾病相牽

繼以婚嫁又繼以顧涇陽先生之變不敢舍東林
而出兄之孤祥且禪而余一腔血泪尚盈盈如未
疏之泉嗚呼維昔與兄同官行人兄與聊城遂確
齋及余三人相期千古兄窮遜敏於吾兩人一頓
一笑皆察其所以惟恐陷於意之偏弗收學之全
確齋與余謹守洛閩之教而兄則好禪各舉其所
用力者窮揆極究曾未嘗相執而相愆及予罪放
兄嘗一至予里一會北固見兄之學益明益暢益
定益堅每退而自喜孰知夫金焦信宿遂永訣終

天嗚呼哀哉兄之爲人擬之而不得其似吾特像
其彷彿如萬山積雪疾風裂石而蒼松百尺屹然
獨秀於孤巖之巔譬如古洞奇崖天地以來未通
人徑而幽蘭蒙茸相錯於白石清泉之間蓋兩間
至正至清至勁之氣鍾之於兄而兄又融之以至
和而不偏兄官南省指奸剔蠹留京塵垢蕩然一
滌胥隸之驚中璫之狠垂首屏息又無不心悅誠
服曰公特不便某等要之爲朝廷做官當如是
此可見人心之靡爭於無言四明相以劉本孺諸

高子遺書 卷之十一 三十一
公請尚方劔而營痛愈固非兄與孫拱陽侍御列
其賊則不可去相瓦裂而豈容兄之玉全不知兄
玉自全區區一給事何足爲兄太空之浮煙嗚呼
高天在上厚地在下來今在後徃古在前兄心無
疾兄身無邊吾又何必於兄暫駐之年較其爲促
而爲延

祭遠確齋

維昔與兄已丑之春觀政廷尉落落未親迨及壬
辰同官行人余時見兄迥爾出塵就而論學以決

述津兄謂予曰此事久湮濂洛關閩聖脈最真舍
此而學恐非其方言出兄口如予肺腸我志益堅
我氣孔揚於時江右陳子思崗其人如玉其學則
禪各從所好不諍言詮要以脩繕禮義無愆維余
三人燕市連翩觴榼適挈選勝盤旋充然各得樂
也無邊是歲之冬余有使命明年癸巳時事滋競
握手一月余以罪屏兄擢給事急於引善未嘗有
心以言自見曾不半年復以言譴涇陽去銓兄落
諫職君子之途乃始叢棘天實爲之讒殄何望吾

觀仕者務自需忍與時委蛇鋒藏鏑泯邪正是非
 不形口吻三事九列循循而迫維余三人實反其道
 道 聖王至仁首領獲保退而閒居一編是老人
 皆齷齪吾獨浩浩所得于已亦既可寶嗚呼思岡
 受氣至薄余則亞之兄神獨廓謂兄長年此道所
 托云胡相續喪吾棣萼余乃後死亦有何樂嗚呼
 兄乎南北形滯中間書問動淹年歲兄謂讀易久
 不知味近乃豁然知其所謂余為兄喜此第一義
 嗚呼兄乎生死易耳兄既知易死則可矣嗚呼哀

哉

祭歸季思

往者予得交於武塘吳子往已復得交於兄予生
 以壬戌兄後我一歲生子往後兄二歲生年相次
 志相許私相評以為我三人者無叶俗之才亦無
 用俗之福柔身弱骨惟是泉石間合有斯人余有
 水居踞漆湖山子往有荻秋在野塘藜竹間皆豁
 然以野屋受景兄亦築陶菴於郊垌茅堂三楹樹
 槿自蔽三人者相過從味世俗所不味駸駸乎樂

也。然余有婚嫁累子。往有舉業累兄。有病累私。相期以三人者。一旦脫去。所苦表裏蕭蕭。得數十年。枕琴臥書。餐山茹水。死可不恨。而三人中。兄獨貧。獨鰥。獨得旦夕。居陶菴中。吾二人每過兄。未嘗不竊歎以泉石之福。兄獨擅其全。眼中無復有敗人意事矣。是將何病不可愈耶。兄之病去。吾兩人累亦將漸次解除。以兄爲依。終吾暮年之樂。而何意兄之一旦舍吾去耶。去年秋。予過兄。見兄病未良。已以爲淡憂。復見兄神情暇豫。心坦坦然。自藥瀾

花畦外。一無所營。又淡以爲得已。病之道近。復寄兄書。欲兄幽事都不關。情胸次空豁。不掛一絲。以待天之自定。孰意吾書未至。兄而兄訃先至。耶嗚呼。哀哉。兄有絕人之慧。絕人之識。絕人之趣。出諸口者。不漫作無味之語。筆諸書者。不漫作無味之詞。措諸躬者。不漫作無味之事。倘令得用於世。正身率俗。立懦廉頑。足以風動當年。垂光百世。卽寂寞陶菴中。眉宇嘖笑。猶足以洗濯一世塵垢。而今已矣。何天之無意於斯世。而忍奪斯人耶。子往方

對公車或者天復奪而用於世使予向誰道五湖
佳事耶予於海內知交各有淡契至於雲霞之味
惟二兄造其微惟予知二兄之微故以二兄爲依
子往卽用世所之旣倦歸自足沮溺相耦於時左
右顧而失吾兄又何心一談一笑耶嗚呼以兄之
神情無滓其行於天也必爲清風朗月必爲鮮霞
明星吾二人依兄於是焉依乎兄靈炯然亦復依
予兩人否耶嗚呼哀哉

祭茹澄泉先生

惟師太朴所造太和所保孝於親依依如在襁褓
信于友冲冲如味梁稻早歲黌宮燁然文藻暮年
幽居悠然懷抱屏惡如田父之芟其草護善如富
人之匿其寶自潔幾于江河之澡不欺可質日月
之皜坦懷應物不寒不燠哲鑒內炳爲白爲皁斯
人當三季之隆必在德行之考卽下降七雄之世
亦何負趙魏之老今使其窮途潦倒枕經藉史以
稿不得與朝榮之槿同一日之鮮好嗚呼吾將問
諸蒼昊

公祭復吾沈先生

嗚呼公之丰標如玉斯瑩公之文章如金斯勁公
之宇度如春斯和公之襟情如秋斯淨凡茲同藉
及門下士及年家子思公德容不違於目思公德
音不違於耳去我日遠遐哉邈矣公體則蛻公神
無方或彼或此或在或亡悠悠我思曷知其鄉九
龍之崗二水之旁三江浩渺五湖蒼茫公或其間
去來徜徉清風淡淡白月涼涼虬松謾謾碧竹鏘
鏘公或其間上下翺翔亦有旨酒如人世否亦有

良朋如我儕否亦或來歸視兒孫否疇昔之日公
魁南省附公尾者千里思騁淹忽至今縵弗竟井
公其念茲能無耿耿嗚呼天地成毀如掌反覆其
不毀者如虛在谷哀我人斯一往不復旋視其元
浩然常足區區百年孰延孰促公味斯言夜臺明
旭嗚呼哀哉

公祭葉容溪文

余觀世之仕宦者歷中外不數年則能美其宮室
應其奉養以明得意其父母亦率憑子自植稍稍

易其寒素沒則子爲文其生平侈其窳窳爛然耳目以爲如是足以榮其親鄉之人莫不曰夫夫人子也嗚呼其亦不思爾矣葉翁以子貴有年而參之之貧如昔凡所謂親之憑其子者翁百不得一而子之侈其親者參之百不得一世俗之論皆以參之窘其身并以窘其親使翁曾不得一日享貴人之奉以死嗚呼其亦弗思爾矣假令翁不能安參之之貧則參之不能一日安其廉是則參之能貧以翁而翁之賢以參之之貧若與所謂憑子厚殖者比類而觀俗之所貴道之所恥翁之顯榮孰加焉且吾聞翁性淡泊而特嗜酒脩竹衡門素心朝夕陶然一觴無求於世而參之奉酒錢惟謹未嘗令乏則是翁固有至裕者存焉在其爲窘也余悲夫世衰俗薄守身之孝不明謂富貴足以榮親而潛德內充之士不自其堅貞之操且若慕悖淫而不可得者故表而出之靈其有格于斯文

高子遺書卷之十一 終



